

吴越春秋 后汉 赵晔 撰

卷第一吴太伯传

吴之前君太伯者，后稷之苗裔也。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，为帝誉元妃。年少未孕，出游于野，见大人迹而观之，中心欢然，喜其形像，因履而践之。身动，意若为人所感。后 娠。恐被淫泆之祸，遂祭祀以求，谓无子履上帝之迹，天犹令有之。姜嫄怪而弃于阨狭之巷，牛马过者折易而避之。复弃于林中，适会伐木之人多。复置于泽中冰上， 鸟以羽覆之。后稷遂得不死。姜嫄以为神，收而养之，长因名弃。为儿时，好种树禾、黍、桑、麻五穀、相五土之宜，青、赤、黄、黑，陵、水、高、下，粢、稷、黍、禾、藁、麦、豆、稻，各得其理。尧遭洪水，人民泛滥，遂高而居。尧聘弃使教民山居，随地造区，研营种之术。三年余，行人无饥乏之色。乃拜弃为农师，封之台，号为后稷，姓姬氏。后稷就国为诸侯。卒，子不窋立。遭夏氏世衰，失官奔戎狄之间。其孙公刘，公刘慈仁，行不履生草，运车以避葭苇。公刘避夏桀于戎狄，变易风俗，民化其政。公刘卒，子庆节立。其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甫。脩公刘后稷之业，积德行义，为狄人所慕。薰鬻戎姁而伐之，古公事之以犬马牛羊，其伐不止；事以皮币、金玉重，而亦伐之不止。古公问何所欲？曰：欲其土地。古公曰：「君子不以养害所养。国所以亡也而为身害，吾所不居也。」古公乃杖策去邠，踰梁山而处岐周曰：「彼君与我何异？」邠人父子兄弟相帅，负老 幼，揭釜甑而归古公。居三月成城郭，一年成邑，二年成都，而民五倍其初。古公三子，长曰太伯，次曰仲雍，雍一名吴仲，少曰季历。季历娶妻太任氏，生子昌。昌有圣瑞。古公知昌圣，欲传国以及昌，曰：「兴王业者，其在昌乎？」因更名曰季历。太伯、仲雍望风知指，曰：「历者，适也。」知古公欲以国及昌。古公病，二人诤名采药于衡山，遂之荆蛮。断发文身，为夷狄之服，示不可用。古公卒，太伯、仲雍归，赴丧毕，还荆蛮。国民君而事之，自号为勾吴。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，太伯曰：「吾以伯长居国，绝嗣者也，其当有封者，吴仲也。故自号勾吴，非其方乎？」荆蛮义之，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，共立以为勾吴。数年之间，民人殷富。遭殷之末世衰，中国侯王数用兵，恐及于荆蛮，故太伯起城，周三里二百步，外郭三百余里。在西北隅，名曰故吴，人民皆耕田其中。古公病将卒，令季历让国于太伯，而三让不受，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。于是季历莅政，脩先王之业，守仁义之道。季历卒，子昌立，号曰西伯。遵公刘、古公之术业于养老，天下归之。西伯致太平，伯夷自海滨而往。西伯卒，太子发立，任周召而伐殷，天下已安，乃称王。追谥古公为大王，追封太伯于吴。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。仲雍立，是为吴仲雍。仲雍卒，子季简、简子叔达、达子周章、章子熊、熊子遂、遂子柯相、

相子彊鳩夷、夷子余乔疑吾、吾子柯庐、庐子周繇、繇子屈羽、羽子夷吾、吾子禽处，处子专、专子颇高、高子句毕立。是时，晋献公灭周北虞虞公，以开晋之伐 氏。毕子去齐、齐子寿梦立，而吴益彊，称王。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，与中国时通朝会，而国斯霸焉。

## 卷第二吴王寿梦传

寿梦元年，朝周，适楚，观诸侯礼乐。鲁成公会于钟离，深问周公礼乐，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，因为咏歌三代之风。寿梦曰：「孤在夷蛮，徒以椎髻为俗，岂有斯之服哉！」因叹而去，曰：「于乎哉，礼也！」二年，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适吴，以为行人。教吴射御，导之伐楚。

楚庄王怒，使子反将，败吴师。二国从斯结讎。于是吴始通中国而与诸侯为敌。

五年，伐楚，败子反。

十六年，楚恭王怨吴为巫臣伐之也，乃举兵伐吴，至衡山而还。

十七年，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，任以国政。

二十五年，寿梦病将卒。有子四人：长曰诸樊，次曰余祭，次曰余昧，次曰季札。季札贤，寿梦欲立之，季札让，曰：「礼有旧制，奈何废前王之礼，而行父子之私乎？」寿梦乃命诸樊曰：「我欲传国及札，尔无忘寡人之言。」诸樊曰：「周之太王知西伯之圣，废长立少，王之道兴。今欲授国于札，臣诚耕于野。」王曰：「昔周行之德，加于四海，今汝于区区之国，荆蛮之乡，奚能成天子之业乎？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，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。」诸樊曰：「敢不如命？」寿梦卒，诸樊以适长摄行事，当国政。

吴王诸樊元年，已除丧，让季札，曰：「昔前王未薨之时，尝晨昧不安，吾望其色也，意在于季札。又复三朝悲吟而命我曰：『吾知公子札之贤，欲废长立少。』重发言于口。虽然我心已许之，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计，以国付我，我敢不从命乎？今国者，子之国也，吾愿达前王之义。」季札谢曰：「夫适长当国，非前王之私，乃宗庙社稷之制，岂可变乎？」诸樊曰：「苟可施于国，何先王之命有！太王改为季历，二伯来入荆蛮，遂城为国，周道就成，前人诵之不绝于口，而子之所习也。」札复谢曰：「昔曹公卒，废存适亡，诸侯与曹人不义而立于国。子臧闻之，行吟而归。曹君惧，将立子臧，子臧去之，以成曹之道。札虽不才，愿附子臧之义。吾诚避之。」吴人固立季札，季札不受而耕于野，吴人舍之。诸樊骄恣，轻慢鬼神，仰天求死。将死，命弟余祭曰：「必以国及季札。」乃封季札于延陵，号曰延陵季子。

余祭十二年，楚灵王会诸侯伐吴，围朱方，诛庆封。庆封数为吴伺祭，故晋楚伐之也。吴王余祭怒曰：「庆封穷来奔吴，封之朱方，以 不恨士也。」即举

兵伐楚，取二邑而去。

十三年，楚怨吴为庆封故伐之，心恨不解，伐吴，至乾谿，吴击之，楚师败走。

十七年，余祭卒。余昧立四年卒。欲授位季札，季札让，逃去。曰：「吾不受位明矣。昔前君有命，已附子臧之义。洁身清行，仰高履尚，惟仁是处，富贵之于我，如秋风之过耳。」遂逃归延陵。吴人立余昧子州于，号为吴王僚也。

### 卷第三王僚使公子光传

二年，王僚使公子光伐楚，以报前来诛庆封也。吴师败而亡舟。光惧，因舍，复得王舟而还。光欲谋杀王僚，未有所与合议，阴求贤，乃命善相者为吴市吏。

五年，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吴。伍子胥者，楚人也，名 奢，兄尚。其前名曰伍举。以直谏事楚庄王。王即位三年，不听国政， 湎于酒，淫于声色。左手拥秦姬，右手抱越女，身坐钟鼓之间而令曰：「有敢谏者，死！」于是伍举进谏曰：「有一大鸟集楚国之庭，三年不飞亦不鸣。此何鸟也？」于是庄王曰：「此鸟不飞，飞则冲天；不鸣，鸣则惊人。」伍举曰：「不飞不鸣，将为射者所图，絃矢卒发，岂得冲天而惊人乎？」于是庄王弃其秦姬越女，罢钟鼓之乐；用孙叔敖任以国政。遂霸天下，威伏诸侯。庄王卒，灵王立。建章华之台。与登焉。王曰：「台美。」伍举曰：「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，安民以为乐，克听以为聪，致远以为明。不闻以土木之崇高，虫镂之刻画，金石之清音，丝竹之凄唳以之为美。前庄王为抱居之台，高不过望国氛，大不过容宴豆，木不妨守备，用不烦官府，民不败时务，官不易朝常。今君为此台七年，国人怨焉，财用尽焉，年穀败焉，百姓烦焉，诸侯忿怨，卿士讪谤：岂前王之所盛，人君之美者耶？臣诚愚不知所谓也。灵王即除工去饰，不游于台。由是伍氏三世为楚忠臣。楚平王有太子名建，平王以伍奢为太子太傅，费无忌为少傅。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娶于秦，秦女美容，无忌报平王，曰：「秦女天下无双，王可自取。」王遂纳秦女为夫人而幸爱之，生子珍；而更为太子娶齐女。无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。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，当害己也，乃复谗太子建。建母蔡氏无宠，乃使太子守城父，备边兵。顷之，无忌日夜言太子之短，曰：「太子以秦女之故，不能无怨望之心，愿王自备。太子居城父将兵，外交诸侯，将入为乱。」平王乃召伍奢而按问之。奢知无忌之谗，因谏之，曰：「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而骨肉乎？」无忌承宴复言曰：「王今不制，其事成矣，王且见擒。」平王大怒，因囚伍奢，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。奋扬使人前告太子急去，不然将诛。三月，太子奔宋。无忌复言平王曰：「伍奢有二子，皆贤，不诛且为楚忧。可以其父为质而召之。」王使使谓奢曰：「能致二子则生

，不然则死。」伍奢曰：「臣有二子，长曰尚，少曰胥。尚为人慈温仁信，若闻臣召来。胥为人少好于文，长习于武，文治邦国，武定天下，执纲守戾，蒙垢受辱，虽冤不争，能成大事。此前知之士，安可致耶？」平王谓伍奢之誉二子，即遣使者驾驷马，封函印绶往许召子尚、子胥。令曰：「贺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难就免。平王内囚系忠臣，外愧诸侯之耻，反遇奢为国相，封二子为侯，尚赐鸿都侯，胥赐盖侯，相去不远三百余里。奢久囚系，忧思二子，故遣臣来奉进印绶。」尚曰：「父系三年，中心切怛，食不甘味，尝苦饥渴，昼夜感思，忧父不活，惟父获免，何敢贪印绶哉？」使者曰：「父囚三年，王今幸赦，无以赏赐，封二子为侯。一言当至，何所陈哉？」尚乃入报子胥，曰：「父幸免死，二子为侯，使者在门，兼封印绶，汝可见使。」子胥曰：「尚且安坐，为兄卦之。今日甲子，时加于巳，支伤日下，气不相受。君欺其臣，父欺其子。今往方死，何侯之有？」尚曰：「岂贪于侯，思见父耳。一面而别，虽死而生。」子胥曰：「尚且无往。父当我活，楚畏我勇，势不敢杀；兄若误往，必死不脱。」尚曰：「父子之爱，恩从中出，微幸相见，以自济达。」于是子胥叹曰：「与父俱诛，何明于世，冤讎不除，耻辱日大。尚从是往，我从是。」尚泣曰：「吾之生也，为世所笑，终老地上，而亦何之？」不能报仇，毕为废物。汝怀文武，勇于策谋，父兄之讎，汝可复也。吾如得返，是天佑之，其遂沉埋，亦吾所喜。」胥曰：「尚且行矣，吾去不顾，勿使临难，虽悔何追！」旋泣辞行，与使俱往。楚得子尚，执而囚之，复遣追捕子胥，胥乃贯弓执矢去楚。楚追之，见其妻。曰：「胥亡矣，去三百里。」使者追及无人之野，胥乃张弓布矢，欲害使者，使者俯伏而走。胥曰：「报汝平王，欲国不灭，释吾父兄；若不尔者，楚为墟矣。」使返报平王。王闻之，即发大军追子胥至江，失其所在，不获而返。子胥行至大江，仰天行哭林泽之中，言楚王无道，杀吾父兄，愿吾因于诸侯以报讎矣。闻太子建在宋，胥欲往之。伍奢初闻子胥之亡，曰：「楚之君臣，且苦兵矣。」尚至楚就父，俱戮于市。伍奢奔宋，道遇申包胥，谓曰：「楚王杀吾兄父，为之奈何？」申包胥曰：「于乎！吾欲教子报楚，则为不忠；教子不报，则为无亲友也。子其行矣，吾不容言。」子胥曰：「吾闻父母之讎，不与戴天履地；兄弟之讎，不与同域接壤；朋友之讎，不与邻乡共里。今吾将复楚，幸以雪父兄之讎。」申包胥曰：「子能亡之，吾能存之；子能危之，吾能安之。」胥遂奔宋。宋元公无信于国，国人恶之。大夫华氏谋杀元公，国人与华氏因作大乱。子胥乃与太子建俱奔郑，郑人甚礼之。太子建又适晋，晋顷公曰：「太子既在郑，郑信太子矣。太子能为内应而灭郑，即以郑封太子。」太子还郑，事未成，会欲私其从者，从者知其谋，乃告之于郑。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。建有子名胜，伍奢与

胜奔吴。到昭关，关吏欲执之，伍 因诈曰：「上所以索我者，美珠也。今我已亡矣，将去取之。」关吏因舍之。与胜行去，追者在后，几不得脱。至江，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泝水而上。子胥呼之，谓曰：「渔父渡我！」如是者再。渔父欲渡之，适会旁有人窥之，因而歌曰：「日月昭昭乎侵已驰，与子期乎芦之漪。」子胥即止芦之漪。渔父又歌曰：「日已夕兮，予心忧悲；月已驰兮，何不渡为？事寝急兮，当奈何？」子胥入船。渔父知其意也，乃渡之千浔之津。子胥既渡，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。乃谓曰：「子俟我此树下，为子取饷。」渔父去后，子胥疑之，乃潜身于深苇之中。有顷，父来，持麦饭、鲍鱼羹、盎浆，求之树下，不见，因歌而呼之，曰：「芦中人，芦中人，岂非穷士乎？」如是至再，子胥乃出芦中而应。渔父曰：「吾见子有饥色，为子取饷，子何嫌哉？」子胥曰：「性命属天，今属丈人，岂敢有嫌哉？」二人饮食毕，欲去，胥乃解百金之 以与渔者：「此吾前君之 ，中有七星，价直百金，以此相答。」渔父曰：「吾闻楚之法令：得伍胥者，赐粟五万石，爵执圭，岂图取百金之 乎？」遂辞不受。谓子胥曰：「子急去勿留，且为楚所得？」子胥曰：「请丈人姓字。」渔父曰：「今日凶凶，两贼相逢，吾所谓渡楚贼也。两贼相得，得形于默，何用姓字为？子为芦中人，吾为渔丈人，富贵莫相忘也。」子胥曰：「诺。」既去，诫渔父曰：「掩子之盎浆，无令其露。」渔父诺。子胥行数步，顾视渔者已覆船自 于江水之中矣。子胥默然，遂行至吴。疾于中道，乞食溧阳。适会女子击绵于濑水之上，管中有饭。子胥遇之，谓曰：「夫人可得一餐乎？」女子曰：「妾独与母居，三十未嫁，饭不可得。」子胥曰：「夫人赈穷途少饭，亦何嫌哉？」女子知非恒人，遂许之，发其箪管，饭其盎浆，长跪而与之。子胥再餐而止。女子曰：「君有远逝之行，何不饱而餐之？」子胥已餐而去，又谓女子曰：「掩夫人之壶浆，无令其露。」女子叹曰：「嗟乎！妾独与母居三十年，自守贞明，不愿从适，何宜馈饭而与丈夫？越亏礼仪，妾不忍也。子行矣。」子胥行，反顾，女子已自投于濑水矣。」于乎！贞明执操，其丈夫女哉！子胥之吴，乃被发佯狂，跣足涂面，行乞于市，市人观罔有识者。翌日，吴市吏善相者见之，曰：「吾之相人多矣，未尝见斯人也，非异国之亡臣乎？」乃白吴王僚，具陈其状。「王宜召之。」王僚曰：「与之俱入。」公子光闻之，私喜曰：「吾闻楚杀忠臣伍奢，其子子胥勇而且智，彼必复父之讎来入于吴。」阴欲养之。市吏于是与子胥俱入见王，王僚怪其状伟：身長一丈，腰十围，眉间一尺。王僚与语三日，辞无复者。王曰：「贤人也！」子胥知王好之，每入语语，遂有勇壮之气，稍道其讎，而有切切之色。王僚知之，欲为兴师复讎。公子谋杀王僚，恐子胥前亲于王而害其谋，因谗「伍胥之谏伐楚者，非为吴也，但欲自复私讎耳。王无用之。」子胥知公子光

欲害王僚，乃曰：「彼光有内志，未可说以外事。」入见王僚，曰：「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用兵于比国。」王僚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子胥曰：「诸侯专为政，非以意救急后兴师。今大王践国制威，为匹夫兴兵，其义非也。臣固不敢如王之命。」吴王乃止。子胥退耕于野，求勇士荐之公子光，欲以自媚。乃得勇士专诸。专诸者，堂邑人也。伍胥之亡楚如吴时，遇之于途。专诸方与人，将就敌，其怒有万人之气，甚不可当。其妻一呼即还。子胥怪而问其状：「何夫子之怒盛也，闻一女子之声而折道，宁有说乎？」专诸曰：「子视吾之仪，宁类愚者也？何言之鄙也？夫屈一人之下，必伸万人之上。」子胥因相其貌：碓颡而深目，虎膺而熊背，戾于从难。知其勇士，阴而结之，欲以为用。遭公子光之有谋也，而进之公子光。光既得专诸而礼待之。公子光曰：「天以夫子辅孤之失根也。」专诸曰：「前王余昧卒，僚立自其分也。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？」光曰：「前君寿梦有子四人：长曰诸樊，则光之父也；次曰余祭；次曰余昧；次曰季札。札之贤也，将卒，传付适长，以及季札。念季札为使亡在诸侯未还，余昧卒，国空，有立者适长也，适长之后，即光之身也。今僚何以当代立乎？吾力弱无助，于掌事之间，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。吾虽代立，季子东还，不吾废也。」专诸曰：「何不使近臣从容言于王侧，陈前王之命，以讽其意，令知国之所归。何须私备一士，以捐先王之德？」光曰：「僚素贪而恃力，知进之利，不 退让。吾故求同忧之士，欲与之并力。惟夫子谗斯义也。」专诸曰：「君言甚露乎，于公子何意也？」光曰：「不也，此社稷之言也，小人不能奉行，惟委命矣。」专诸曰：「愿公子命之。」公子光曰：「时未可也。」专诸曰：「凡欲杀人君，必前求其所好。吴王何好？」光曰：「好味。」专诸曰：「何味所甘？」光曰：「好嗜鱼之炙也。」专诸乃去，从太湖学炙鱼，三月得其味，安坐待公子命之。

八年，僚遣公子伐楚，大败楚师。因迎故太子建母于郑，郑君送建母珠玉簪珥，欲以解杀建之过。

九年，吴使光伐楚， 居巢、钟离。

吴所以相攻者，初，楚之边邑胥梁之女与吴边邑处女蚕，争界上之桑，二家相攻，吴国不胜，遂更相伐，灭吴之边邑。吴怒，故伐楚，取二邑而去。

十二年，冬，楚平王卒。伍子胥谓白公胜曰：「平王卒，吾志不悉矣！然楚国存，吾何忧矣？」白公默然不对。伍子胥坐泣于室。

十三年，春，吴欲因楚葬而伐之，使公子盖余、烛庸以兵围楚，使季札于晋，以观诸侯之变。楚发兵绝吴后，吴兵不得还。于是公子光心动。伍胥知光之见机也，乃说光曰：「今吴王伐楚，二弟将兵，未知吉凶，专诸之事于斯急矣。时不再来，不可失也。」于是公子见专诸曰：「今二弟伐楚，季子未还，当

此之时，不求何获？时不可失。且光真王嗣也。」专诸曰：「僚可杀也，母老子弱，弟伐楚，楚绝其后。方今吴外困于楚，内无骨鲠之臣，是无如我何也。」四月，公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，具酒而请王僚。僚白其母，曰：「公子光为我具酒来请，期无变悉乎？」母曰：「光心气怏怏，常有愧恨之色，不可不慎。」王僚乃被棠鍬之甲三重，使兵卫陈于道，自宫门至于光家之门，阶席左右皆王僚之亲戚，使坐立侍，皆操长戟交积。酒酣，公子光佯为足疾，入窟室裹足，使专诸置鱼肠炙鱼中进之。既至王僚前，专诸乃擘炙鱼，因推匕首，立戟交积倚专诸，断臆开，匕首如故，以刺王僚，贯甲达背，王僚既死，左右共杀专诸，众士扰动，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众，尽灭之。遂自立，是为吴王阖闾也。乃封专诸之子，拜为客卿，季札使还至吴，阖闾以位让，季札曰：「苟前君无废，社稷以奉，君也。吾谁怨乎？哀死待生，以俟天命。非我所乱，立者从之，是前入之道，」命哭僚墓，复位而待。公子盖余、烛佣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，闻公子光杀王僚自立，乃以兵降楚，楚封之于舒。

#### 卷第四阖闾内传

阖闾元年，始任贤使能，施恩行惠，以仁义闻于诸侯。仁未施，恩未行，恐国人不就，诸侯不信，乃举伍子胥为行人，以客礼事之而与谋国政。阖闾谓子胥曰：「寡人欲疆国霸王，何由而可？」伍子胥膝进垂泪顿首曰：「臣楚国之亡虏也。父兄弃捐，骸骨不葬，魂不血食。蒙罪受辱来归命于大王，幸不加戮，何敢与政事焉？」阖闾曰：「非夫子，寡人不免于紮御之使；今幸奉一言之教，乃至于斯。何为中道生进退耶？」子胥曰：「臣闻谋议之臣，何足处于危亡之地，然忧除事定，必不为君主所亲。」阖闾曰：「不然。寡人非子无所尽议，何得让乎？吾国僻远，顾在东南之地，险阻润湿，又有江海之害；君无守御，民无所依；仓库不设，田畴不垦。为之奈何？」子胥良久对曰：「臣闻治国之道，安君理民是其上者。」阖闾曰：「安君治民，其术奈何？」子胥曰：「凡欲安君治民，兴霸成王，从近制远者，必先立城郭，设守备，实仓廩，治兵库。斯则其术也。」阖闾曰：「善。夫筑城郭，立仓库，因地制宜，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？」子胥曰：「有。」阖闾曰：「寡人委计于子。」子胥乃使相土尝水，象天法地，造筑大城。周回四十七里，陆门八，以象天八风，水门八，以法地八聪。筑小城，周十里，陵门三，不开东面者，欲以绝越明也。立闾门者，以象天门通闾阖风也。立蛇门者，以象地户也。阖闾欲西破楚，楚在西北，故立闾门以通天气，因复名之破楚门。欲东并大越，越在东南，故立蛇门以制敌国。吴在辰，其位龙也，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鯢以象龙角。越在巳地，其位蛇也，故南大门上有木蛇，北向首内，示越属于吴也。城郭以成，仓库以具，阖闾复使子胥、屈盖余、烛佣习术战骑射御之巧，未有所

用，请干将铸作名 二枚。干将者，吴人也，与欧冶子同师，俱能为 。越前来献三枚，阖闾得而 之，以故使 匠作为二枚：一曰干将，二曰莫耶。莫耶，干将之妻也。干将作 ，来五山之铁精，六合之金英。候天伺地，阴阳同光，百神临观，天气下降，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，于是干将不知其由。莫耶曰：「子以善为 闻于王，使子作 ，三月不成，其有意乎？」干将曰：「吾不知其理也。」莫耶曰：「夫神物之化，须人而成，今夫子作 ，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？」干将曰：「昔吾师作冶，金铁之类不销，夫妻俱入冶炉中，然后成物。至今后世，即山作冶，麻经蓐服，然后敢铸金于山。今吾作 不变化者，其若斯耶？」莫耶曰：「师知烁身以成物，吾何难哉！」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，投于炉中，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，金铁乃濡。遂以成 ，阳曰干将，阴曰莫耶，阳作龟文，阴作漫理。干将匿其阳，出其阴而献之。阖闾甚重。既得 ，适会鲁使季孙聘于吴，阖闾使掌 大夫以莫耶献之。季孙 之，锿中缺者大如黍米。叹曰：「美哉， 也！虽上国之师，何能加之！夫 之成也，吴霸；有缺，则亡矣。我虽好之，其可受乎？」不受而去。阖闾既 莫耶，复命于国中作金 。令曰：「能为善 者，赏之百金。」吴作 者甚众。而有人贪王之重赏也，杀其二子，以血 金，遂成二 ，献于阖闾，诣宫门而求赏。王曰：「为 者众而子独求赏，何以异于众夫子之 乎？」作 者曰：「吾之作 也，贪而杀二子， 成二 。」王乃举众 以示之：「何者是也？」王 甚多，形体相类，不知其所在。于是 师向 而呼二子之名：「吴鸿，扈稽，我在于此，王不知汝之神也。」声绝于口，两 俱飞 父之。吴王大惊，曰：「嗟乎！寡人诚负于子。」乃赏百金。遂服而不离身。六月，欲用兵，会楚之白喜来奔。吴王问子胥曰：「白喜何如人也？」子胥曰：「白喜者，楚白州 之孙。平王诛州 ，喜因出奔，闻臣在吴而来也。」阖闾曰：「州何罪？」子胥曰：「白州 ，楚之左尹，号曰 宛，事平王，平王幸之，常与尽日而语，袭朝而食。费无忌望而 之，因谓平王曰：『王爱幸宛，一国所知，何不为酒一至宛家，以示 臣于宛之厚？』平王曰：『善，』乃具酒于 宛之舍。无忌教宛曰：『平王甚毅猛而好兵，子必前陈兵堂下、门庭。』宛信其言，因而为之。及平王往而大惊，曰：『宛何等也？』无忌曰：『殆且有篡杀之忧，王急去之！事未可知。』平王大怒，遂诛 宛。诸侯闻之，莫不叹息。喜闻臣在吴，故来。请见之。」阖闾见白喜而问曰：「寡人国僻远，东滨海。侧闻子前人为楚荆之暴怒，费无忌之谗口，不远吾国而来于斯将何以教寡人？」喜曰：「楚国之失虏，前人无罪，横被暴诛。臣闻大王收伍子胥之穷厄，不远千里故来归命。惟大王赐其死。」阖闾伤之，以为大夫，与谋国事。吴大夫被离承宴问子胥曰：「何见而信喜？」子胥曰：「吾之怨与喜同。子不闻



河上歌乎？『同病相怜，同忧相救。』惊翔之鸟，相随而集；濑下之水，因复俱流；胡马望北风而立，越鸞向日而熙。谁不爱其所近，悲其所思者乎？」被离曰：「君之言外也，岂有内意以决疑乎？」子胥曰：「吾不见也。」被离曰：「吾观喜之为人，鹰视虎步，专功擅杀之性，不可亲也。」子胥不然其言，与之俱事吴王。

二年，吴王前既杀王僚，又忧庆忌之在邻国，恐合诸侯来伐。问子胥曰：「昔专诸之事，于寡人厚矣。今闻公子庆忌有计于诸侯，吾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以付于子。」子胥曰：「臣不忠无行，而与大王图王僚于私室之中，今复欲讨其子，恐非皇天之意。」阖闾曰：「昔武王讨，纣而后杀武庚，周人无怨色。今若斯议，何乃天乎？」子胥曰：「臣事君王，将遂吴统，又何惧焉？臣之所厚，其人者，细人也。愿从于谋。」吴王曰：「吾之忧也，其敌有万人之力，岂细人之所能谋乎？」子胥曰：「其细人之谋事，而有万人之力也。」王曰：「其为何谁？子以言之。」子胥曰：「姓要名离。臣昔尝见曾折辱壮士椒丘訢也。」王曰：「辱之奈何？」子胥曰：「椒丘訢者，东海上人也。为齐王使于吴，过淮津，欲饮马于津。津吏曰：『水中有神，见马即出，以害其马。君勿饮也。』訢曰：『壮士所当，何神敢干？』乃使从者饮马于津，水神果取其马，马没。椒丘訢大怒，袒裼持 入水，求神决战。连日乃出，眇其一目。遂之吴，会于友人之丧。訢恃其与水战之勇也，于友人之丧席而轻傲于士大夫，言辞不逊，有陵人之气。要离与之对坐。合坐不忍其溢于力也，时要离乃挫訢曰：『吾闻勇士之 也，与日战不移表，与神鬼战者不旋踵，与人战者不达声。生往死还，不受其辱。今子与神 于水，亡马失御，又受眇目之病，形残名勇，勇士所耻。不即丧命于敌而恋其生，犹傲色于我哉！』于是椒丘訢卒于诘责，恨怒并发，暝即往攻要离。于是要离席阑至舍，诫其妻曰：『我辱勇士椒丘訢于大家之丧，余恨蔚恚，暝必来也，慎无闭吾门。』至夜，椒丘訢果往。见其门不闭，登其堂不关，入其室不守，放发僵卧，无所惧。訢乃手 而摔要离，曰：『子有当死之过者三，子知之乎？』离曰：『不知。』訢曰：『子辱我于大家之众，一死也；归不关闭，二死也；卧不守御，三死也。子有三死之过，欲无得怨。』要离曰：『吾无三死之过，子有三不肖之愧，子知之乎？』訢曰：『不知。』要离曰：『吾辱子于千人之众，子无敢报，一不肖也；入门不咳，登堂无声，二不肖也；前拔子 ，手挫摔吾头，乃敢大言，三不肖也。子有三不肖而威于我，岂不鄙哉？』于是椒丘訢投 而叹曰：『吾之勇也，人莫敢眦占者，离乃加吾之上，此天下壮士也。』臣闻要离若斯，诚以闻矣。」吴王曰：「愿承宴而待焉。」子胥乃见要离曰：「吴王闻子高义，惟一临之。」乃与子胥见吴王。王曰：「子何为者？」要离曰：「臣国东千里之人

，臣细小无力，迎风则僵，负风则伏。大王有命，臣敢不尽力！」吴王心非子胥进此人，良久默然不言。要离即进曰：「大王患庆忌乎？臣能杀之。」王曰：「庆忌之勇，世所闻也。筋骨果劲，万人莫当。走追奔兽，手接飞鸟，骨腾肉飞，拊膝数百里。吾尝追之于江，驷马驰不及，射之闇接，矢不可中。今子之力不如也。」要离曰：「王有意焉，臣能杀之。」王曰：「庆忌明智之人，归穷于诸侯，不下诸侯之士。」要离曰：「臣闻安其妻子之乐，不尽事君之义，非忠也；怀家室之爱，而不除君之患者，非义也。臣诈以负罪出奔，愿王戮臣妻子，断臣右手，庆忌必信臣矣。」王曰：「诺。」要离乃诈得罪出奔，吴王乃取其妻子，焚弃于市。要离乃奔诸侯而行怨言，以无罪闻于天下。遂如卫，求见庆忌。见曰：「阖闾无道，王子所知。今戮吾妻子，焚之于市，无罪见诛。吴国之事，吾知其情，愿因王子之勇，阖闾可得也。何不与我东之于吴？」庆忌信其谋。后三月，拣练士卒，遂之吴。将渡江于中流，要离力微，坐与上风，因风势以矛其冠，顺风而刺庆忌，庆忌顾而挥之，三摔其头于水中，乃加于膝上，「嘻嘻哉！天下之勇士也！乃敢加兵刃于我。」左右欲杀之，庆忌止之，曰：「此是天下勇士。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？」乃诫左右曰：「可令还吴，以旌其忠。」于是庆忌死。要离渡至江陵，愍然不行。从者曰：「君何不行？」要离曰：「杀吾妻子，以事吾君，非仁也；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，非义也。重其死，不贵无义。今吾贪生弃行，非义也。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，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？」言讫遂投身于江，未绝，从者出之。要离曰：「吾宁能不死乎？」从者曰：「君且勿死，以俟爵禄。」要离乃自断手足，伏而死。

三年，吴将欲伐楚，未行。伍子胥、白喜相谓曰：「吾等为王养士，画其策谋，有利于国，而王故伐楚。出其令，诤而无兴师之意，奈何？」有顷，吴王问子胥、白喜曰：「寡人欲出兵于二子，何如？」子胥、白喜对曰：「臣愿用命。」吴王内计二子皆怨楚，深恐以兵往破灭而已。登台向南风而啸，有顷而叹，群臣莫有晓王意者。子胥深知王之不定，乃荐孙子于王。孙子者，名武，吴人也，善为兵法。辟隐深居，世人莫知其能。胥乃明知鉴辩，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，七荐孙子。吴王曰：子胥诤言进士，欲以自纳。而召孙子问以兵法，每陈一篇，王不知口之称善。其意大悦。问曰：「兵法宁可以小试耶？」孙子曰：「可，可以小试于后宫之女。」王曰：「诺。」孙子曰：「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军队长，各将一队。」令三百人皆被甲鍪，操盾而立，告以军法，随鼓进退，左右旋，使知其禁。乃令曰：「一鼓皆振，二鼓操进，三鼓为战形。」于是宫女皆掩口而笑。孙子乃亲自操枹击鼓，三令五申，其笑如故。孙子顾视诸女，连笑不止。孙子大怒，两目忽张，声如骇虎

，发上冲冠，项旁绝纓。顾谓执法曰：「取鈇钺。」孙子曰：「约束不明，申令不信，将之罪也。既以约束，三令五申，卒不却行，士之过也。军法如何？」执法曰：「斩！」武乃令斩队长二人，即吴王之宠姬也。吴王登台观望，正见斩二爱姬，驰使下之令曰：「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，宜勿斩之。」孙子曰：「臣既已受命为将，将法在军，君虽有令，臣不受之。」孙子复搥鼓之，当左右进退，旋规矩，不敢瞬目，二队寂然无敢顾者。于是乃报吴王，曰：「兵已整齐，愿王观之，惟所欲用，使赴水火犹无难矣，而可以定天下。」吴王忽然不悦，曰：「寡人知子善用兵，虽可以霸，然而无所施也。将军罢兵就舍，寡人不愿。」孙子曰：「王徒好其言，而不用其实。」子胥谏曰：「臣闻，兵者凶事，不可空试。故为兵者，诛伐不行，兵道不明。今大王虔心思士，欲兴兵戈以诛暴楚，以霸天下而威诸侯，非孙武之将，而谁能涉淮踰泗，越千里而战者乎？」于是吴王大悦，因鸣鼓会军，集而攻楚。孙子为将，拔舒，杀吴亡将二公子盖余、烛侖。谋欲入郢，孙武曰：「民劳，未可恃也。」楚闻吴使孙子、伍子胥、白喜为将，楚国苦之，群臣皆怨，咸言费无忌谗杀伍奢、白州，而吴侵境，不绝于寇，楚国臣有一朝之患。于是司马成乃谓子常曰：「太傅伍奢，左尹白州，邦人莫知其罪，君与王谋诛之，流谤于国，至于今日，其言不绝，诚惑之。盖闻仁者杀人以掩谤者，犹弗为也。今子杀人以兴谤于国，不亦异乎？夫费无忌，楚之谗口，民莫知其过。今无辜杀三贤士，以结怨于吴，内伤忠臣之心，外为邻国所笑。且伍之家，出奔于吴，吴新有伍、白喜，秉威锐志，结讎于楚。故彊敌之兵，日骇楚国，有事，子即危矣。夫智者除谗以自安，愚者受佞以自亡。今子受谗，国以危矣。」子常曰：「是曩之罪也，敢不图之。」九月，子常与昭王共诛费无忌，遂灭其族，国人乃谤止。吴王有女滕玉，因谋伐楚，与夫人及女会蒸鱼，王前尝半而与女，女怒曰：「王食鱼辱我，不忘久生。」乃自杀。阖闾痛之，葬于国西阊门。外凿池积土，文石为，题凑为中，金鼎玉杯、银樽珠襦之，皆以送女。乃舞白鹤于吴市中，令万民随而观之，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羨门，因发机以掩之。杀生以送死，国人非之。湛卢之，恶阖闾之无道也，乃去而出，水行如楚。楚昭王卧而寤得吴王湛卢之于。昭王不知其故，乃召风胡子而问曰：「寡人卧觉而得，不知其名，是何也？」风胡子曰：「此谓湛卢之。」昭王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风胡子曰：「臣闻吴王得越所献三枚：一曰鱼肠，二曰磐郢，三曰湛卢。鱼肠之，已用杀吴王僚也；磐郢以送其死女；今湛卢入楚也。」昭王曰：「湛卢所以去者何也？」风胡子曰：「臣闻越王元常使欧冶子造五枚以示薛烛，烛对曰：『鱼肠逆理不顺，不可服也，臣以杀君，子以杀父。』故阖闾以杀王僚。『一名磐郢，亦曰豪曹，不

法之物，无益于人。』故以送死。『一名湛卢，五金之英，太阳之精，寄气託灵，出之有神，服之有威，可以折冲拒敌。然人君有逆理之谋，其 即出，故去无道以就有道。』今吴王无道，杀君谋楚，故湛卢入楚。」昭王曰：「其直几何？」风胡子曰：「臣闻此 在越之时，客有酬其直者：有市之乡三十，骏马千匹，万户之都二。是其一也。薛烛对曰：『赤堇之山已令无云，若耶之溪深而莫测，群臣上天，欧冶死矣。虽倾城量金，珠玉盈河，犹不能得此 ，而况有市之乡，骏马千匹，万户之都，何足言也？』」昭王大悦，遂以为 。阖闾闻楚得湛卢之 ，因斯发怒，遂使孙武、伍胥、白喜伐楚。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：「楚用子期为将，吾即得而杀之；子常用兵，吾即去之。楚闻之，因用子常，退子期。吴拔六与 二邑。

五年，吴王以越不从伐楚，南伐越。越王元常曰：「吴不信前日之盟，弃贡赐之国，而灭其交亲。」阖闾不然其言，遂伐，破檣里。

六年，楚昭王使公子囊瓦伐吴，报 、六之役。吴使伍胥、孙武击之，围于豫章。吴王曰：「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，不得入郢，二子何功？」于是围楚师于豫章，大破之。遂围巢，克之，获楚公子繁以归为质。

九年，吴王谓子胥、孙武曰：「始子言郢不可入，今果何如？」二将曰：「夫战，借胜以成其威，非常胜之道。」吴王曰：「何谓也？」二将曰：「楚之为兵，天下彊敌也。今臣与之争锋，十亡一存，而王入郢者，天也，臣不敢必。」吴王曰：「吾欲复击楚，奈何而有功？」伍胥、孙武曰：「囊瓦者，贪而多过于诸侯，而唐、蔡怨之。王必伐，得唐、蔡，何怨？」二将曰：「昔蔡昭公朝于楚，有美裘二枚，善佩二枚，各以一枚献之昭王。王服之以临朝。昭公自服一枚。子常欲之，昭公不与，子常三年留之，不使归国。唐成公朝楚，有二文马，子常欲之，公不与，亦三年止之。唐成相与谋从成公从者，请马以赎成公，饮从者酒，醉之，窃马而献子常，常乃遣成公归国。群臣诽谤曰：『君以一马之故，三年自囚，愿赏窃马之功。』于是成公常思报楚，君臣未尝绝口。蔡人闻之，固请献裘佩于子常，蔡侯得归。如晋告诉，以子元与太子质而请伐楚。故曰得唐、蔡而可伐楚。」吴王于是使使谓唐、蔡曰：「楚为无道，虐杀忠良，侵食诸侯，困辱二君，寡人欲举兵伐楚，愿二君有谋。唐侯使其子乾为质于吴，三国合谋伐楚。舍兵于淮汭，自豫章与楚夹汉水为阵。子常遂济汉而阵，自小别山至于大别山。三不利，自知不可进，欲奔亡。史皇曰：「今子常无故与王共杀忠臣三人，天祸来下，王之所致。」子常不应。十月，楚二师阵于柏举。阖闾之弟夫 晨起请于阖闾曰：「子常不仁，贪而少恩，其臣下莫有死志，追之，必破矣。阖闾不许。夫 曰：「所谓臣行其志，不待命者，其谓此也。」遂以其部五千人击子常。大败走，奔郑，楚师大乱，吴师乘之，遂

破楚众。楚人未济汉，会楚人食，吴因奔而击破之雍滞。五战，径至于郢。王追于吴寇，出固将亡，与妹季出河滩之间。楚大夫尹固与王同舟而去。吴师遂入郢，求昭王，王涉滩，济江，入于云中。暮宿，群盗攻之，以戈击王头，大夫尹固隐王，以背受之，中肩。王惧，奔郢。大夫钟建负季以从。郢公辛得昭王大喜，欲还之，其弟怀怒曰：「昭王是我讎也！」欲杀之。谓其兄辛曰：「昔平王杀我父，吾杀其子，不亦可乎？」辛曰：「君讨其臣，敢讎之者？夫乘人之祸，非仁也；灭宗废祀，非孝也；动无令名，非智也。」怀怒不解。辛阴与其季弟巢以王奔随。吴兵逐之，谓随君曰：「周之子孙在汉水上者，楚灭之。谓天报其祸，加罚于楚，君何之？周室何罪而隐其贼？能出昭王，即重惠也。」随君卜昭王与吴王不吉，乃辞吴王曰：「今随之僻小，密近于楚，楚实存我，有盟，至今未改。若今有难而弃之？今且安静楚，敢不听命？」吴师多其辞，乃退。是时，大夫子期虽与昭王俱亡，阴与吴师为市，欲出昭王。王闻之，得免，即割子期心，以与随君盟而去。吴王入郢止留。伍胥以不得昭王，乃掘平王之墓，出其尸，鞭之三百，左足践腹，右手抉其目，诮之曰：「谁使汝用谗谀之口，杀我父兄，岂不冤哉？」即令阖闾妻昭王夫人，伍胥、孙武、白喜亦妻子常、司马成之妻，以辱楚之君臣也。遂引军击郑，郑定公前杀太子建而困迫子胥。自此，郑定公大惧，乃令国中曰：「有能还吴军者，吾与分国而治。」渔者之子应募曰：「臣能还之。不用尺兵斗粮，得一桡而行歌道中，即还矣。」公乃与渔者之子桡。子胥军将至，当道扣桡而歌曰：「芦中人。」如是再。子胥闻之，愕然大惊，曰：「何等谓与语，公为何谁矣？」曰：「渔父者子。吾国君惧怖，令于国：有能还吴军者，与之分国而治。臣念前人与君相逢于途，今从君乞郑之国。」子胥叹曰：「悲哉！吾蒙子前人之恩，自致于此。上天苍苍，岂敢忘也？」于是乃释郑国，还军守楚，求昭王所在日急。申包胥亡在山中，闻之，乃使人谓子胥曰：「子之报讎，其以甚乎？子，故平王之臣，北面事之。今于僇尸之辱，岂道之极乎？」子胥曰：「为我谢申包胥，曰：日暮路远，倒行而逆施之于道也。」申包胥知不可，乃之于秦，求救楚。昼驰夜趋，足踵蹠劈，裂裳裹膝，鹤倚哭于秦庭，七日七夜，口不绝声。秦桓公素湏，不恤国事。申包胥哭已，歌曰：「吴为无道，封豕长蛇，以食上国，欲有天下，政从楚起。寡君出在草泽，使来告急。」如此七日。桓公大惊：「楚有贤臣如是。吴犹欲灭之？寡人无臣若斯者，其亡无日矣。」为赋无衣之诗，曰：「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与子同仇。」包胥曰：「臣闻戾德无厌，王不忧邻国场之患？逮吴之未定，王其取分焉。若楚遂亡，于秦何利？则亦亡君之土也。愿王以神灵存之，世以事王。」秦伯使辞焉，曰：「寡人闻命矣。子且就，将图而告。」包胥曰：「寡君今在

草野，未获所伏，臣何敢即安？」复立于庭，倚墙而哭，日夜不绝声，水不入口。秦伯为之垂涕，即出师而送之。

十年，秦师未出，越王元常恨阖闾破之槁里，兴兵伐吴。吴在楚，越盗掩袭之。六月，申包胥以秦师至，秦使公子子蒲、子虎率车五百乘救楚击吴。二子曰：「吾未知吴道。」使楚师前与吴战，而即会之，大败夫。七月，楚司马子成、秦公子子蒲，与吴王相守，私以间兵伐唐，灭之。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，夫师败退，九月归，自立为吴王。阖闾闻之，乃释楚师，欲杀夫，奔楚，昭王封夫于棠溪，阖闾遂归。子胥、孙武、白喜留，与楚师于淮涑，秦师又败吴师。楚子期将焚吴军，子西曰：「吾国父兄身战，暴骨草野焉，不收又焚之，其可乎？」子期曰：「亡国失众，存没所在，又何杀生以爱死？死如有知，必将乘烟起而助我；如其无知，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吴国？」遂焚而战，吴师大败。子胥等相谓曰：「彼楚虽败我余兵未有所损我者。」孙武曰：「吾以吴干戈西破楚，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，割戮其尸，亦已足矣。子胥曰：「自霸王已来，未有人臣报讎如此者也。行，去矣！」吴军去后，昭王反国。乐师扈子非荆王信谗佞，杀伍奢、白州而寇不绝于境，至乃掘平王墓，戮尸喜，以辱楚君臣；又伤昭王困迫，几为天下大鄙，然已愧矣，乃援琴为楚作穷劫之曲，以畅君之迫厄之畅达也。其词曰：王耶王耶何乖烈，不顾宗庙听谗孽，任用无忌多所杀，诛夷白氏族几灭。二子东奔适吴越，吴王哀痛助切怛，垂涕举兵将西伐，伍胥、白喜、孙武决。三战破郢王奔发，留兵纵骑虏荆阙，楚荆骸骨遭发掘，鞭辱腐尸耻难雪！几危宗庙社稷灭，严王何罪国几绝。卿士凄怆民恻悷，吴军虽去怖不歇。愿王更隐抚忠节，勿为谗口能谤褻。昭王垂涕，深知琴曲之情，扈子遂不复鼓矣。子胥等过溧阳濑水之上，乃长太息曰：「吾尝饥于此，乞食于一女子，女子饲我，遂投水而亡。将欲报以百金，而不知其家。」乃投金水中而去。有顷，一老妪行哭而来，人问曰：「何哭之悲？」妪曰：「吾有女子，守居三十不嫁。往年击绵于此，遇一穷途君子而饭之，而恐事泄，自投于濑水。今闻伍君来，不得其偿，自伤虚死，是故悲耳。」人曰：「子胥欲报百金，不知其家，投金水中而去矣。」妪遂取金而归。子胥归吴，吴王闻三师将至，治鱼为鲙，将到之日，过时不至，鱼臭。须臾子胥至，阖闾出鲙而食，不知其臭，王复重为之，其味如故。吴人作鲙者，自阖闾之造也。诸将既从还楚，因更名闾门曰破楚门。复谋伐齐，齐子使女为质于吴，吴王因为太子波聘齐女。女少思齐，日夜号泣，因乃为病。阖闾乃起北门，名曰望齐门，令女往游其上。女思不止，病日益甚，乃至殒落。女曰：「令死者有知，必葬我于虞山之巔，以望齐国。」阖闾伤之，正如其言，乃葬虞山之巔。是时太子亦病而死，阖闾谋择诸公子可立者，未有定计。波太子夫差

日夜告于伍胥曰：「王欲立太子，非我而谁当立？此计在君耳。」伍子胥曰：「太子未有定，我入则决矣。」阖闾有顷召子胥，谋立太子，子胥曰：「臣闻祀废于绝后，兴于有嗣。今太子不禄，早失侍御，今王欲立太子者，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。」阖闾曰：「夫愚而不仁，恐不能奉统于吴国。」子胥曰：「夫差信以爱人，端于守节，敦于礼义。父死子代，经之明文。」阖闾曰：「寡人从子。」立夫差为太子，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，自治宫室：立射台于安里，华池在平昌，南城宫在长乐。阖闾出入游卧，秋冬治于城中，春夏治于城外，治姑苏之台。旦食山，昼游苏台，射于鸥陂，驰于游台，兴乐石城，走犬长洲，斯止阖闾之霸时。于是太子定，因伐楚，破师，拔番。楚惧吴兵复往，乃去郢徙于蕩若。当此之时，吴以子胥、白喜、孙武之谋，西破彊楚，北威齐晋，南伐于越。

#### 卷第五夫差内传

十一年，夫差北伐齐。齐使大夫高氏谢吴师，曰：「齐孤立于国，仓库空虚，民人离散。齐以吴为彊辅，今未往告急而吴见伐，请伏国人于郊，不敢陈战争之辞，惟吴哀齐之不滥也。」吴师即还。

十二年，夫差复北伐齐。

越王闻之，率众以朝于吴，而以重厚献太宰嚭。嚭喜，受越之赂，爱信越殊甚，日夜为言于吴王，王信用嚭之计。伍胥大惧，曰：「是弃吾也。」乃进谏曰：「越在，心腹之病。不前除其疾，今信浮辞伪诈而贪齐，破齐譬由磐石之田，无立其苗也。愿王释齐而前越，不然悔之无及。」吴王不听，使子胥使于齐，通期战之会。子胥谓其子曰：「我数谏王，王不我用，今见吴之亡矣。汝与吾俱亡，亡无为也。」乃属其子于齐鲍氏而还。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，因谗之曰：「子胥为强暴力谏，愿王少厚焉，」王曰：「寡人知之。」未兴师，会鲁使子贡聘于吴。

十三年，齐大夫陈成恒欲弑简公，阴惮高、国、鲍、晏，故前兴兵伐鲁。鲁君忧之，孔子患之，召门人而谓之曰：「诸侯有相伐者，丘常耻之。夫鲁，父母之国也，丘墓在焉。今齐将伐之，子无意一出耶？」子路辞出，孔子止之；子张、子石请行，孔子弗许；子贡辞出，孔子遣之。子贡北之齐，见成恒，因谓曰：「夫鲁者，难伐之国，而君伐，过矣。」成恒曰：「鲁何难伐也？」子贡曰：「其城薄以卑，其池狭以浅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无用，士恶甲兵，不可与战。君不若伐吴。夫吴，城厚而崇，池广以深，甲坚士选，器饱弩劲，又使明大夫守之，此易邦也。」成恒忿然作色，曰：「子之所难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，而以教恒，何也？」子贡曰：「臣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，大臣有所不听者也。今君又欲破鲁以广齐，隳鲁以自尊，而君功不与焉。是君上

骄下恣 臣，而求以成大事，难矣。且夫上骄则犯，臣骄则争，此君上于王有遽，而下与大臣交争。如此则君立于齐危于累卵。故曰不如伐吴。且吴王刚猛而毅，能行其令，百姓习于战守，明于法禁，齐遇为擒必矣。今君悉四境之中，出大臣以环之，人民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疆敌之臣，下无黔首之士，孤主制齐者，君也。」陈恒曰：「善！虽然吾兵已在鲁之城下矣。吾去之吴，大臣将有疑我之心，为之奈何？」子贡曰：「君按兵无伐，请为君南见吴王，请之救鲁而伐齐，君因以兵迎之。」陈恒许诺。子贡南见吴王，谓吴王曰：「臣闻之，王者不绝世，而霸者无疆敌，千钧之重，加铢而移。今万乘之齐，而私千乘之鲁，而与吴争疆，臣窃为君恐焉。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；伐齐，大利也，义存亡鲁，害暴齐而威强晋，则王不疑也。」吴王曰：「善。虽然，吾尝与越战，栖之会稽，入臣于吴，不即诛之，三年使归。夫越君，贤主，苦身劳力，夜以接日，内饰其政，外事诸侯，必将有报我之心。子待我伐越而听子。」子贡曰：「不可。夫越之疆不过于鲁，吴之疆不过于齐，主以伐越而不听臣，齐亦已私鲁矣。且畏小越而恶疆齐，不勇也；见小利而忘大害，不智也。臣闻仁人不因居，以广其德；智者不弃时，以举其功；王者不绝世，以立其义。且夫畏越如此，臣诚东见越王，使出师以从下吏。」吴王大悦。子贡东见越王，王闻之，除道郊迎，身御至舍。问曰：「此僻狭之国，蛮夷之民，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于此？」子贡曰：「君处故来。」越王勾践再拜稽首曰：「孤闻祸与福为邻，今大夫之吊，孤之福矣。孤敢不问其说。」子贡曰：「臣今者见吴王，告以救鲁而伐齐，其心畏越。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使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，殆也；事未发而闻之者，危也。三者，举事之大忌也。」越王再拜曰：「孤少失前人，内不自量与吴人战，军败身辱，遁逃上栖会稽，下守海滨，唯鱼 见矣。今大夫辱吊而身见之，又发玉声以教孤，孤赖天之赐也，敢不承教？」子贡曰：「臣闻明主任人，不失其能，直士举贤，不容于世。故临财分利则使仁，涉患犯难则使勇，用智图国则使贤，正天下定诸侯则使圣。兵强而不能行其威势，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于下者，其君几乎难矣！臣窃自择可与成功而至王者，惟几乎？今吴王有伐齐晋之志，君无爱重器以喜其心，无恶卑辞以尽其礼。而伐齐，齐必战，不胜，君之福也；彼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。骑士锐兵弊乎齐，重 车骑、羽毛尽乎晋，则君制其余矣。」越王再拜，曰：「昔者吴王分其民之众以残吾国，杀败吾民，鄙吾百姓，夷吾宗庙，国为墟棘，身为鱼 。孤之怨吴，深于骨髓，而孤之事吴，如子之畏父，弟之敬兄。此孤之死言也。今大夫有赐，故孤敢以报情。孤身不安重席，口不 厚味，目不视美色，耳不听雅音，既已三年矣；焦唇乾舌，苦身劳力，上事 臣，下养百姓：愿一与吴交战于天下平原之野。正身臂而奋吴越之



士，继踵连死，肝脑涂地者，孤之愿也。思之三年，不可得也，今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，外事诸侯而不能也。愿空国，弃臣，变容貌，易姓名，执箕帚，养牛马以事之。孤虽知要领不属，手足异处，四支布陈，为乡邑笑，孤之意出焉。今大夫有赐，存亡国，举死人，孤赖天赐，敢不待令乎？子贡曰：「夫吴王为人，贪功名而不知利害。」越王慥然避位，子贡曰：「臣观吴王为数战伐，士卒不恩，大臣内引，谗人益众。夫子胥为人精诚中廉，外明而知时，不以身死隐君之过。正言以忠君，直行以为国，其身死而不听，太宰嚭为人智而愚，彊而弱，巧言利辞以内其身，善为诡诈以事其君，知其前而不知其后，顺君之过以安其私，是残国伤君之佞臣也。」越王大悦。子贡去，越王送之金百镒，一，良马二。子贡不受。至吴，谓吴王曰：「臣以下吏之言告于越王，越王大恐，曰：『昔者孤身不幸，少失前人。内不自量，抵罪于吴，军败身辱，逋逃出走，栖于会稽，国为墟莽，身为鱼。赖大王之赐，使得奉豆，修祭祀，死且不敢忘，何谋之敢？』其志甚恐，将使使者来谢于王。」子贡馆五日，越使果来，曰：东海役臣勾践之使者臣种敢修下吏，少闻于左右：昔孤不幸，少失前人，内不自量，抵罪上国，军败身辱，逋逃会稽，赖王赐，得奉祭祀，死且不忘。今窃闻大王兴大义，诛彊救弱，困暴齐而抚周室，故使贱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领，屈卢之矛，步光之，以贺军吏。若将遂大义，弊邑虽小，请悉四方之内士卒三千人，以从下吏，请躬被坚执锐，以前受矢石，君臣死无所恨矣。」吴王大悦。乃召子贡曰：「越使果来，请出士卒三千，其君从之，与寡人伐齐。可乎？」子贡曰：「不可。夫空人之国，悉人之众，又从其君，不仁也。受币，许其师，辞其君即可。」吴王许诺。子贡去晋，见定公曰：「臣闻虑不预定，不可以应卒；兵不预办，不可以胜敌。今吴齐将战，战而不胜，越乱之必矣；与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，君为之奈何？」定公曰：「何以待之？」子贡曰：「修兵伏卒以待之。」晋君许之。子贡返鲁，吴王果兴九郡之兵，将与齐战。道出胥门，因过姑胥之台，忽昼假寐于姑胥之台而得梦。及寤而起，其心恬然怅焉。乃命太宰嚭告曰：「寡人昼卧有梦，觉而恬然怅焉。请占之，得无所忧哉？梦入章明宫，见两蒸而不炊；两黑犬以南，以北；两鍬殖吾宫墙；流水汤汤，越吾宫堂；后房震篋篋有鍛工；前园横生梧桐。子为寡人占之。」太宰嚭曰：「美哉！王之兴师伐齐也。臣闻：章者，德锵锵也；明者，破敌声闻，功朗明也。两蒸而不炊者，大王圣德，气有余也。两黑犬以南、以北者，四夷已服，朝诸侯也。两鍬殖宫墙者，农夫就成，田夫耕也。汤汤越宫堂者，邻国贡献，财有余也。后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，宫女悦乐，琴瑟和也。前园横生梧桐者，乐府声也。吴王大悦，而其心不已，召王孙骆问曰：「寡人忽昼梦，为予陈之。」王孙骆曰

：「臣鄙浅于道，不能博大，今王所梦，臣不能占。其有所知者，东掖门亭长长城公弟公孙圣。圣为人少而好游，长而好学，多见博观，知鬼神之情状。愿王问之。」王乃遣王孙骆往请公孙圣，曰：「吴王昼卧姑胥之台，忽然感梦，觉而怅然，使子占之，急诣姑胥之台。」公孙圣伏地而泣，有顷而起。其妻从旁谓圣曰：「子何性鄙！希睹人主，卒得急召，涕泣如雨。」公孙圣仰天叹曰：「悲哉！非子所知也。今日壬午，时加南方，命属上天，不得逃亡。非但自哀，诚伤吴王。」妻曰：「子以道自达于主，有道当行，上以谏王，下以约身。今闻急召，忧惑溃乱，非贤人所宜。」公孙圣曰：「愚哉！女子之言也。吾受道十年，隐身避害，欲绍寿命，不意卒得急召，中世自弃，故悲与子相离耳。」遂去，诣姑胥台。吴王曰：「寡人将北伐齐鲁，道出胥门，过姑胥之台，忽然昼梦，子为占之，其言吉凶。」公孙圣曰：「臣不言，身名全，言之必死百段于王前。然忠臣不顾其躯。」乃仰天叹曰：「臣闻好船者必溺，好战者必亡，臣好直言，不顾于命。愿王图之。臣闻：章者，战不胜，败走倥偬也。明者，去昭昭，就冥冥也。入门见 蒸而不炊者，大王不得火食也。两黑犬以南、 以北者，黑者，阴也，北者，匿也。两鍬殖宫墙者，越军入吴国，伐宗庙，掘社稷也。流水汤汤越宫堂者，宫空虚也。后房鼓震篋篋者，坐太息也。前园横生梧桐者，梧桐心空不为用器，但为盲僮，与死人俱葬也。愿大王按兵修德，无伐于齐，则可销也。遣下吏太宰嚭、王孙骆解冠帻，肉袒徒跣，稽首谢于勾践，国可安存也，身可不死矣。」吴王闻之索然作怒，乃曰：「吾天之所生，神之所使。」顾力士石番，以铁锤击杀之。圣乃仰头向天而言曰：「吁嗟！天知吾之冤乎？忠而获罪，身死无辜以葬。我以为直者，不如相随为柱，提我至深山，后世相属为声响。」于是吴三乃使门人提之蒸丘，「狼食汝肉，野火烧汝骨，东风数至，飞扬汝骸骨，肉糜烂，何能为声响哉？」太宰嚭趋进曰：「贺大王喜，灾已灭矣，因举行觴，兵可以行。」吴王乃使太宰嚭为右校司马，王孙骆为左校，及从勾践之师伐齐。伍子胥闻之，谏曰：「臣闻兴十万之众，奉师千里，百姓之费，国家之出，日数千金。不念士民之死，而争一日之胜，臣以为危国亡身之甚。且与贼居不知其祸，外复求怨，徼幸他国，犹治救痼疾而弃心腹之疾，发当死矣。痼疾，皮肤之疾，不足患也。今齐陵迟千里之外，更历楚赵之界，齐为疾其疥耳；越之为病，乃心腹也。不发则伤，动则有死。愿大王定越而后图齐。臣之言决矣，敢不尽忠！臣今年老，耳目不聪，以狂惑之心，无能益国。窃观金匱第八，其可伤也。」吴王曰：「何谓也？」子胥曰：「今年七月，辛亥平旦，大王以首事。辛，岁位也，亥，阴前之辰也。合壬子岁前合也，利以行武，武决胜矣。然德在合斗击丑。丑，辛之本也。大吉为白虎而临辛，功曹为太常所临亥，大吉得辛为九丑，又与白虎并重

。有人若以此首事，前虽小胜，后必大败。天地行殃，祸不久矣。」吴王不听，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齐。军临北郊，吴王谓嚭曰：「行矣！无忘有功，无赦有罪，爱民养士，视如赤子；与智者谋，与仁者友。」太宰嚭受命遂行。吴王召大夫被离问曰：「汝常与子胥同心合志，并虑一谋，寡人兴师伐齐，子胥独何言焉？」被离曰：「子胥欲尽诚于前王，自谓老狂，耳目不聪，不知当世之所行，无益吴国。」王遂伐齐，齐与吴战于艾陵之上，齐师败绩。吴王既胜，乃使行人成好于齐，曰：「吴王闻齐有没水之虑，帅军来观，而齐兴师蒲草，吴不知所安，集设阵为备，不意颇伤齐师。愿结和亲而去。」齐王曰：「寡人处此北边，无出境之谋。今吴乃济江淮喻千里而来我壤土，戮我众庶，赖上帝哀存，国犹不至颠陨。王今让以和亲，敢不如命？」吴齐遂盟而去。吴王还，乃让子胥曰：「吾前王履德明，达于上帝。垂功用力为子西结疆雠于楚。今前王譬若农夫之艾杀四方蓬蒿，以立名于荆蛮，斯亦大夫之力。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，生变起诈，怨恶而出，出则罪吾士众，乱吾法度，欲以妖孽挫吾师；赖天降哀，齐师受服。寡人岂敢自归其功，乃前王之遗德，神灵之佑福也。若子于吴则何力焉？」伍子胥攘臂大怒，释而对曰：「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，以能遂疑计，不陷于大难。今王播弃所患，外不忧此孤僮之谋，非霸王之事。天所未弃，必趋其小喜，而近其大忧。王若觉寤，吴国世世存焉；若不觉寤，吴国之命斯促矣。不忍称疾辟易，乃见王之为擒。诚前死，挂吾目于门，以观吴国之丧。」吴王不听，坐于殿上，独见四人向庭相背而倚，王怪而视之。臣问曰：「王何所见？」王曰：「吾见四人相背而倚，闻人言则四分走矣。」子胥曰：「如王言，将失众矣。」吴王怒曰：「子言不祥！」子胥曰：「非惟不祥，王亦亡矣。」后五日，吴王复坐殿上，望见两人相对，北向人杀南向人。王问臣：「见乎？」曰：「无所见。」子胥曰：「王何见？」王曰：「前日所见四人，今日又见二人相对，北向人杀南向人。」子胥曰：「臣闻，四人走，叛也；北向杀南向，臣杀君也。」王不应。吴王置酒文台之上，臣悉在，太宰嚭执政，越王侍坐，子胥在焉。王曰：「寡人闻之，君不贱有功之臣，父不憎有力之子。今太宰嚭为寡人有功，吾将爵之上赏。越王慈仁忠信，以孝事于寡人，吾将复增其国，以还助伐之功。于众大夫如何？」臣贺曰：「大王躬行至德，虚心养士，臣并进，见难争死；名号显着，威震四海；有功蒙赏，亡国复存；霸功王事，咸被臣。」于是子胥据地垂涕，曰：「于乎，哀哉！遭此默默，忠臣掩口，谗夫在侧；政败道坏，谄谀无极；邪说伪辞，以曲为直，舍谗攻忠，将灭吴国；宗庙既夷，社稷不食，城郭丘墟，殿生荆棘。」吴王大怒，曰：「老臣多诈，为吴妖孽。乃欲专权擅威，独倾吾国。寡人以前王之故，未忍行法，今退自计，无沮吴谋。」子胥曰：「今臣不忠不信

，不得为前王之臣。臣不敢爱身，恐吾国之亡矣。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今大王诛臣，参于桀纣。大王勉之，臣请辞矣。」子胥归，谓被离曰：「吾贯弓接矢于郑楚之界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。前王听从吾计，破楚见凌之讎。欲报前王之恩而至于此。吾非自惜，祸将及汝。」被离曰：「未谏不听，自杀何益？何如亡乎？」子胥曰：「亡，臣安往？」吴王闻子胥之怨恨也，乃使人赐属镂之。子胥受，徒跣褰裳，下堂中庭，仰天呼怨曰：「吾始为汝父忠臣立吴，设谋破楚，南服劲越，威加诸侯，有霸王之功。今汝不用吾言，反赐我。吾今日死，吴宫为墟，庭生蔓草，越人掘汝社稷。安忘我乎？昔前王不欲立汝，我以死争之，卒得汝之愿，公子多怨于我。我徒有功于吴。今乃忘我定国之恩。反赐我死，岂不谬哉！」吴王闻之，大怒，曰：「汝不忠信，为寡人使齐，诿汝子于齐鲍氏，有我外之心。」急令自裁：「孤不使汝得有所见。」子胥把仰天叹曰：「自我死后，后世必以我为忠，上配夏殷之世，亦得与龙逢、比干为友。」遂伏而死。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，投之于江中，言曰：「胥汝一死之后，何能有知？」即断其头，置高楼上，谓之曰：「日月炙汝肉，飘风飘汝眼，炎光烧汝骨，鱼食汝肉。汝骨变形灰，有何所见？」乃弃其躯，投之江中。子胥因随流扬波，依潮来往，荡激崩岸。于是吴王谓被离曰：「汝尝与子胥论寡人之短。」乃被离而刑之。王孙骆闻之不朝，王召而问曰：「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？」骆曰：「臣恐耳。」曰：「子以我杀子胥为重乎？」骆曰：「大王气高，子胥位下，王诛之。臣命何异于子胥？臣以是恐也。」王曰：「非听宰嚭以杀子胥，胥图寡人也。」骆曰：「臣闻人君者，必有敢谏之臣，在上位者，必有敢言之交。夫子胥，先王之老臣也，不忠不信，不得为前王臣。」吴王中心悛然，悔杀子胥：「岂非宰嚭之逸子胥？」而欲杀之。骆曰：「不可。王若杀嚭，此为二子胥也。」于是不诛。

十四年，夫差既杀子胥，连年不熟，民多怨恨。吴王复伐齐。阙为阑沟于商鲁之间，北属蕲，西属济，欲与鲁晋合攻于黄池之上。恐臣复谏，乃令国中曰：「寡人伐齐，有敢谏者，死！」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，太宰嚭佞而专政，欲切言之，恐罹尤也，乃以讽谏激于王。清旦，怀丸持弹从后园而来，衣袷履濡。王怪而问之，曰：「子何为袷衣濡履，体如斯也？」太子友曰：「适游后园，闻秋螬之声，往而观之。夫秋蝉登高树，饮清露，随风撝挠，长吟悲鸣，自以为安，不知螳螂超枝缘条，曳腰耸距而稷其形。夫螳螂翁心而进，志在有利，不知黄雀盈绿林，徘徊枝阴，●●微进，欲啄螳螂。夫黄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，不知臣挟弹危掷，蹭蹬飞丸而集其背。今臣但虚心志在黄雀，不知空培其旁，闇忽培中，陷于深井。臣故袷体濡履，几为大王取笑。」王曰：「天

下之愚，莫过于斯：但贪前利，不后患。」太子曰：「天下之愚，复有甚者。鲁承周公之末，有孔子之教，守仁抱德，无欲于邻国，而齐举兵伐之，不爱民命，惟有所获。夫齐徒举而伐鲁，不知吴悉境内之士，尽府库之财，暴师千里而攻之。夫吴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国，不知越王将选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，屠我吴国，灭我吴宫。天下之危，莫过于斯也！」吴王不听太子之谏，遂北伐齐。越王闻吴王伐齐，使范蠡、泄庸率师屯海通江，以绝吴路。败太子友于始熊夷，通江淮转袭吴，遂入吴国，烧姑胥台，徙其大舟。吴败齐师于艾陵之上，还师临晋，与定公争长，未合，边候。吴王夫差大惧，合诸侯谋曰：「吾道辽远，无会，前进，孰利？」王孙骆曰：「不如前进，则执诸侯之柄，以求其志。请王属士，以明其令，劝之以高位，辱之以不从。令各尽其死。」夫差昏秣马食士，服兵被甲，勒马衔枚，出火于造，闇行而进。吴师皆文犀长盾，扁诸之，方阵而行。中校之军皆白裳、白髦、素甲、素羽之矰，望之若荼，王亲乘，戴旗以阵而立。左军皆赤裳、赤髦、丹甲、朱羽之矰，望之若火。右军皆玄裳、玄舆、黑甲、乌羽之矰，望之如墨。带甲三万六千，鸡鸣而定。阵去晋军一里。天尚未明，王乃亲鸣金鼓，三军哗吟，以振其旅，其声动天徙地。晋大惊不出，反距坚垒，乃令童褐请军，曰：「两军边兵接好，日中无期。今大国越次而造弊邑之军垒，敢请辞故？」吴王亲对曰：「天子有命，周室卑弱，约诸侯贡献，莫入王府，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。无姬姓之所振，惧遣使来告，冠盖不绝于道。始周依负于晋，故忽于夷狄会晋，今反叛如斯，吾是以蒲服就君。不肯长弟，徒以争疆，孤进不敢，去君不命长，为诸侯笑。孤之事君决在今日，不得事君命在今日矣！」敢烦使者往来，孤躬亲听命于藩篱之外。」童褐将还，吴王蹶左足与褐决矣。及报与诸侯，大夫列坐于晋定公前。既以通命，乃告赵鞅曰：「臣观吴王之色，类有大忧，小则嬖妾、嫡子死，否则吴国有难；大则越人入，不得还也。其意有愁毒之忧，进退轻难，不可与战。主君宜许之以前，期无以争行而危国也。然不可徒许，必明其信。」赵鞅许诺。入谒定公，曰：「姬姓于周，吴为先老，可长，以尽国礼。」定公许诺。命童褐复命。于是吴王愧晋之义，乃退幕而会。二国君臣并在，吴王称公前晋侯次之，臣毕盟。吴既长晋而还，未踰于黄池，越闻吴王久留未归，乃悉士众将踰章山，济三江而欲伐之。吴又恐齐宋之为害，乃命王孙骆告劳于周，曰：「昔楚不承供贡，辟远兄弟之国，吾前君阖闾不忍其恶，带挺铍与楚昭王相逐于中原。天舍其忠，楚师败绩。今齐不贤于楚，又不恭王命，以远辟兄弟之国，夫差不忍其恶，被甲带，径至艾陵，天福于吴，齐师还锋而退。夫差岂敢自多其功，是文武之德所佑助。时归吴不熟于岁，遂缘江沂淮开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，而归告于天子执事。」周王答曰：「伯父令子来乎

盟国一人则依矣，余实嘉之。伯父若能辅余一人，则兼受永福，周室何忧焉？」乃赐弓弩王阵，以增号谥吴王还归自池，息民散兵。

二十年，越王兴师伐吴。吴与越战于檇李，吴师大败，军散死者不可胜计。越追破吴，吴王困急，使王孙骆稽首请成，如越之来也。越王对曰：「昔天以越赐吴，吴不受也；今天以吴赐越，其可逆乎！吾请献勾甬东之地，吾与君为二君乎。」吴王曰：「吾之在周，礼前王一饭。如越王不忘周室之义，而使为附邑，亦寡人之愿也。行人请成列国之义，惟君王有意焉。」大夫种曰：「吴为无道，今幸擒之，愿王制其命。」越王曰：「吾将残汝社稷，夷汝宗庙。」吴王默然。请成，七反，越王不听。

二十三年十月，越王复伐吴。吴国困不战，士卒分散，城门不守，遂屠吴。吴王率臣遁去，昼驰夜走，三日三夕，达于秦余杭山，中愁忧，目视茫茫，行步猖狂，腹馁口饥，顾得生稻而食之，伏地而饮水。顾左右曰：「此何名也？」对曰：「是生稻也。」吴王曰：「是公孙圣所言不得火食、走倥偬也。」王孙骆曰：「饱食而去，前有胥山，西中可以匿止。」王行有顷，因得生瓜已熟，吴王掇而食之。谓左右曰：「何冬而生瓜，近道人不食何也？」左右曰：「谓粪种之物，人不食也。」吴王曰：「何谓粪种？」左右曰：「盛夏之时，人食生瓜，起居道傍，子复生秋霜，恶之，故不食。」吴王叹曰：「子胥所谓旦食者也。」谓太宰嚭曰：「吾戮公孙圣投胥山之巔，吾以畏责天下之，吾足不能进，心不能往。」太宰嚭曰：「死与生，败与成，故有避乎？」王曰：「然曾无所知乎？子试前呼之。圣在，当即有应。」吴王止秦余杭山，呼曰：「公孙圣！」三反呼圣，从山中应曰：「公孙圣。」三呼三应。吴王仰天呼曰：「寡人岂可返乎？寡人于世得圣也。」须臾，越兵至，三围吴。范蠡在中行，左手提鼓，右手操袍而鼓之。吴王书其矢而射种蠡之军，辞曰：「吾闻狡兔以死，良犬就烹，敌国如灭，谋臣必亡。今吴病矣，大夫何虑乎？」大夫种、相国蠡急而攻。大夫种书矢射之曰：「上天苍苍，若存若亡。越君勾践下臣种敢言之：昔天以越赐吴，吴不肯受，是天所反。勾践敬天而功，既得返国，今上天报越之功，敬而受之，不敢忘也。且吴有大过六，以至于亡，王知之乎？有忠臣伍子胥忠谏而身死，大过一也；公孙圣直说而无功，大过二也；太宰嚭愚而佞，言轻而谗谀，妄语恣口，听而用之，大过三也；夫齐晋无返逆行，无僭侈之过，而吴伐二国，辱君臣，毁社稷，大过四也；且吴与越同音共律，上合星宿，下共一理，而吴侵伐，大过五也；昔越亲戕吴之前王，罪莫大焉，而幸伐之，不从天命，而弃其仇，后为大患，大过六也。越王谨上刻青天，敢不如命？」大夫种谓越君曰：「中冬气定，天将杀戮，不行天杀，反受其殃。」越王敬拜曰：「诺。今图吴王将为何如？」大夫种曰：「君被五胜之衣

，带步光之，仗屈卢之矛，瞋目大言以执之。」越王曰：「诺。」乃如大夫种辞吴王曰：「诚以今日闻命！」言有顷，吴王不自杀。越王复使谓曰：「何王之忍辱厚也？世无万岁之君，死生一也。今子尚有遗荣，何必使吾师众加刃于王？」吴王仍未肯自杀。勾践谓种蠡曰：「二子何不诛之？」种蠡曰：「臣，人臣之位，不敢加诛于人主。愿主急而命之。天诛当行，不可久留。」越王复瞋目怒曰：「死者，人之所恶，恶者，无罪于天，不负于人。今君抱六过之罪，不知愧辱而欲求生，岂不鄙哉？」吴王乃太息，四顾而望，言曰：「诺。」乃引而伏之死。越王谓太宰嚭曰：「子为臣不忠无信，亡国灭君。」乃诛嚭并妻子。吴王临欲伏，顾谓左右曰：「吾生既，死亦愧矣。使死者有知，吾羞前君地下，不忍忠臣伍子胥及公孙圣；使其无知，吾负于生。死必连繁组以罩吾目，恐其不蔽，愿复重罗绣三幅，以为掩明，生不昭我，死勿见我形，吾何可哉？」越王乃葬吴王以礼于秦余杭山卑犹。越王使军士集于我戎之功，人一隰土以葬之。宰嚭亦葬卑犹之旁。

#### 卷第六越王无余外传

越之前君无余者，夏禹之末封也。禹父鲧者，帝颛顼之后。鲧娶于有莘氏之女，名曰女嬉。年壮未孳。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，意若为人所感，因而孕，剖胁而产高密。家于西，地曰石纽。石纽在蜀西川也。帝尧之时，遭洪水滔滔，天下溃，九州阨塞，四渎壅闭。帝乃忧中国之不安，悼黎元之罹咎。乃命四岳，乃举贤良，将任治水。自中国至于条方，莫荐人。帝靡所任，四岳乃举鲧而荐之于尧。帝曰：「鲧负命毁族，不可。」四岳曰：「等之臣，未有如鲧者。」尧用治水，受命九载，功不成。帝怒曰：「朕知不能也。」乃更求之，得舜，使摄行天子之政，巡狩。观鲧之治水无有形状，乃殛鲧于羽山。鲧投于水，化为黄能，因为羽渊之神。舜与四岳举鲧之子高密。四岳谓禹曰：「舜以治水无功，举尔嗣，考之勋。」禹曰：「俞，小子敢悉考绩，以统天意。惟委而已。」禹伤父功不成，循江，泝河，尽济，甄淮，乃劳身焦思以行，七年，闻乐不听，过门不入，冠挂不顾，履遗不蹶。功未及成，愁然思。乃案黄帝中经历，盖圣人所记曰：在于九山东南天柱，号曰宛委，赤帝在阙。其岩之巅，承以文玉，覆以磐石，其书金简，青玉为字，编以白银，皆琢其文。禹乃东巡，登衡岳，血白马以祭，不幸所求。禹乃登山仰天而啸，因梦见赤绣衣男子，自称玄夷苍水使者，闻帝使文命于斯，故来候之。「非厥岁月，将告以期，无为戏吟。」故倚歌覆釜之山，东顾谓禹曰：「欲得我山神书者，斋于黄帝岩岳之下三月，庚子登山发石，金简之书存矣。」禹退又斋三月，庚子登宛委山，发金简之书。案金简玉字，得通水之理。复返归岳，乘四载以行川。始于霍山，徊集五岳，诗云：「信彼南山，惟禹甸之。」遂巡行四渎

· 与益、夔共谋，行到名山大泽，召其神而问之山川理、金玉所有、鸟兽昆虫之类，及八方之民俗、殊国异域、土地里数：使益而记之，故名之曰山海经。

· 禹三十未娶，行到涂山，恐时之暮，失其度制，乃辞云：「吾娶也，必有应矣。」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。禹曰：「白者，吾之服也。其九尾者，王之证也。涂山之歌曰：『绥绥白狐，九尾彘彘。我家嘉夷，来宾为王。成家成室，我造彼昌。天人之际，于兹则行。』明矣哉！」禹因娶涂山，谓之女娇。取辛壬癸甲，禹行。十月，女娇生子启。启生不见父，昼夕呱呱啼泣。禹行使大章步东西，亥度南北，畅八极之广，旋天地之数。禹济江，南省水理，黄龙负舟，舟中人怖骇，禹乃哑然而笑曰：「我受命于天，竭力以劳万民。生，性也；死，命也。尔何为者？」颜色不变。谓舟人曰：「此天所以为我用龙曳尾。」舍舟而去，南到计于苍梧，而见缚人，禹其背而哭。益曰：「斯人犯法，自合如此，哭之何也？」禹曰：「天下有道，民不罹辜；天下无道，罪及善人。吾闻，一男不耕，有受其饥；一女不桑，有受其寒。吾为帝统治水土，调民安居，使得其所，今乃罹法如斯，此吾得薄，不能化民证也。故哭之悲耳。」于是周行内，东造绝，西延积石，南踰赤岸，北过寒谷；徊昆仑，察六窟，地理，名金石；写流沙于西隅，决弱水于北汉；青泉、赤渊，分入洞穴；通江东流，至于碣石；九河于溁渊，开五水于东北；凿龙门，辟伊阙；平易相土，观地分州。殊方各进，有所纳贡；民去崎岖，归于中国。尧曰：「俞以固冀于此。」乃号禹曰伯禹，官曰司空，赐姓姒氏，领统州伯，以巡十二部，尧崩禹服三年之丧，如丧考妣，昼哭夜泣，气不属声，尧禅位于舜，舜荐大禹改官司徒，内辅虞位，外行九伯。舜崩，禅位命禹。禹服三年，形体枯槁，面目黎黑，让位商均，退处阳山之南，阴阿之北。万民不附商均，追就禹之所，状若惊鸟扬天，骇鱼入渊，昼歌夜吟，登高号呼，曰：「禹弃我，如何所戴？」禹三年服毕，哀民，不得已即天子之位。三载考功，五年政定，周行天下，归还大越。登茅山以朝四方臣，观示中州诸侯，防风后至，斩以示，示天下悉属禹也。乃大会计治国之道。内美釜山州慎之功，外演圣德以应天心，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。因传国政，休养万民，国号曰夏。后封有功，爵有德，恶无细而不诛，功无微而不赏，天下喁喁，若儿思母，子归父。而留越恐臣不从，言曰：「吾闻食其实者，不伤其枝，饮其者，不浊其流。吾获覆釜之书，得以除天下之灾，令民归于里闾。其德彰彰若斯，岂可忘乎？」乃纳言听谏，安民治室；居靡山伐木，为邑画作印，横木为门；调权衡，平斗斛，造井示民，以为法度。凤凰栖于树，鸾鸟巢于侧，麒麟步于庭，百鸟佃于泽。遂已耆艾。将老叹曰：「吾晏岁年暮，寿将尽矣，止绝斯矣。」命臣曰：「吾百世之后，葬我会稽之山，苇桐棺，穿圻七尺，下无及泉，坟高三尺



，土阶三等。葬之后，曰：「无改亩，以为居之者乐，为之者苦。」禹崩之后，瑞并去。天美禹德而劳其功，使百鸟还为民田，大小有差，进退有行，一盛一衰，往来有常。禹崩，传位与益。益服三年，思禹未尝不言。丧毕，益避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阳，诸侯去益而朝启，曰：「吾君帝禹子也。」启遂即天子之位，治国于夏。遵禹贡之美，悉九州之土以种五谷，累岁不绝。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，立宗庙于南山之上。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。少康恐禹祭之绝祀，乃封其庶子于越，号曰无余。余始受封，人民山居，虽有鸟田之利，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。乃复随陵陆而耕种，或逐禽鹿而给食。无余质朴，不设宫室之饰，从民所居。春秋祠禹墓于会稽。无余传世十余，末君微劣，不能自立，转从庶为编户之民，禹祀断绝。十有余岁，有人生而言语，其语曰鸟禽呼：啞啞啞啞。指天向禹墓曰：「我是无余君之苗末，我方修前君祭祀，复我禹墓之祀，为民请福于天，以通鬼神之道。」民悦喜，皆助奉禹祭，四时致贡，因共封立，以承越君之后，复夏王之祭，安集鸟田之瑞，以为百姓请命。自后稍有君臣之义，号曰无壬。壬生无●，●专心守国，不失上天之命。无●卒，或为夫谭。夫谭生元常，常立，当吴王寿梦、诸樊、阖闾之时。越之兴霸自元常矣。

#### 卷第七勾践入臣外传

越王勾践五年五月，与大夫种、范蠡入臣于吴，臣皆送至浙江之上。临水祖道，军阵固陵。大夫文种前为祝，其词曰：「皇天佑助，前后扬。祸为德根，忧为福堂。威人者灭，服从者昌。王虽牵致，其后无殃。君臣生离，感动上皇。夫哀悲，莫不感伤。臣请荐脯，行酒二觞。」越王仰天太息，举杯垂涕，默无所言。种复前祝曰：「大王德寿，无疆无极，乾坤受灵，神祇辅翼。我王厚之，祉佑在侧。德销百殃，利受其福。去彼吴庭，来归越国。觞酒既升，请称万岁。」越王曰：「孤承前王余德，守国于边，幸蒙诸大夫之谋，遂保前王丘墓。今遭辱为天下笑，将孤之罪耶，诸大夫之责也？吾不知其咎，愿二三子论其意。」大夫扶同曰：「何言之鄙也？昔汤系于夏台，伊尹不离其侧；文王囚于石室，太公不弃其国。兴衰在天，存亡系于人。汤改仪而媚于桀，文王服从而幸于纣；夏殷恃力而虐二圣，两君屈己以得天道。故汤王不以穷自伤，周文不以困为病。」越王曰：「昔尧任舜禹而天下治，虽有洪水之害，不为人。变异不及于民，岂于人君乎？」大夫若成曰：「不如君王之言。天有历数，德有薄厚。黄帝不让，尧传天子。三王臣弑其君，五霸子弑其父。德有广狭，气有高下。今之世犹人之市，置货以设诈。抱谋以待敌。不幸陷厄，求伸而已。大王不览于斯而怀喜怒？」越王曰：「任人者不辱身，自用者危其国。大夫皆前图未然之端，倾敌破讎，坐招泰山之福。今寡人守穷若斯

，而云汤文困厄后必霸，何言之违礼仪？夫君子争寸阴而弃珠玉，今寡人冀得免于军旅之忧，而复反系获敌人之手，身为佣隶，妻为仆妾，往而不返，客死敌国。若魂魄有愧于前君，其无知，体骨弃捐。何大夫之言不合于寡人之意？」于是大夫种、范蠡曰：「闻古人曰：『居不幽，志不广；形不愁，思不远。』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，蒙不赦之耻。身拘而名尊，躯辱而声荣；处卑而不以为恶，居危而不以为薄。五帝德厚而穷厄之恨，然尚有泛滥之忧。三守暴困之辱，不离三狱之囚，泣涕而受冤，行哭而为隶，演易作卦，天道佑之。时过于期，否终则泰，诸侯并救，王命见符，朱鬣、玄狐。辅臣结发拆狱破械，反国修德，遂讨其讎。擢假海内，若覆手背，天下宗之，功垂万世。大王屈厄，臣诚尽谋，夫截骨之，无削剜之利；舀铁之矛，无分发之便；建策之士，无暴兴之说。今臣遂天文，案坠籍，二气共萌，存亡异处，彼兴则我辱，我霸则彼亡。二国争道，未知所就。君王之危，天道之数，何必自伤哉！夫吉者，凶之门；福者，祸之根。今大王虽在危困之际，孰知其非畅达之兆哉？」大夫计●曰：「今君王国于会稽，穷于入吴，言悲辞苦，臣泣之。虽则恨悞之心，莫不感动。而君王何为谩辞哗说，用而相欺？臣诚不取。」越王曰：「寡人将去入吴，以国累诸侯大夫，愿各自述，吾将属焉。」大夫如曰：「臣闻大夫种忠而善虑，民亲其知，士乐为用。今委国一人，其道必守，何顺心佛命臣？大夫曳庸曰：「大夫文种者，国之梁栋，君之爪牙。夫驥不可与匹驰，日月不可并照。君王委国于种，则万纲千纪无不举者。」越王曰：「夫国者，前王之国。孤力弱勢劣，不能遵守社稷，奉承宗庙。吾闻父死子代，君亡臣亲。今事弃诸大夫，客官于吴，委国归民以付二三子。吾之由也，亦子之忧也。君臣同道，父子共气，天性自然。岂得以在者尽忠，亡者为不信乎？何诸大夫论事，一合一离，令孤怀心不定也？夫推国任贤，度功绩成者，君之命也；奉教顺理，不失分者，臣之职也。吾顾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质而已。于乎，悲哉！」计●曰：「君王所陈者，固其理也。昔汤入夏，付国于文祀，西伯之殷，委国于二老。今怀夏将滞，志在于还。夫适市之妻，教嗣粪除，出亡之君，臣守御。子问以事，臣谋以能。今君王欲士之所志，各陈其情，举其能者，议其宜也。」越王曰：「大夫之论是也。吾将逝矣，愿诸君之风。」大夫种曰：「夫内修封疆之役，外修耕战之备，荒无遗土，百姓亲附：臣之事也。」大夫范蠡曰：「辅危主，存亡国，不耻屈厄之难，安守被辱之地，往而必反，与君复讎者：臣之事也。」大夫苦成曰：「发君之令，明君之德，穷与俱厄，进与俱霸，统烦理乱，使民知分：臣之事也。」大夫曳庸曰：「奉令受使，结和诸侯，通命达旨，赂往遗来，解忧释患，使无所疑，出不忘命，入不被尤：臣之事也。」大夫皓进曰：「一心齐志，上与等之，下不违令，动从君命

；修德履义，守信温故；临非决疑，君误臣谏，直心不挠；举过列平，不阿亲戚，不私于外，推身致君，终始一分：臣之事也。」大夫诸稽郢曰：「望敌设阵，飞矢扬兵，履腹涉尸，血流滂滂，贪进不退；二师相当，破敌攻，威凌百邦：臣之事也。」大夫如曰：「修德行惠，抚慰百姓；身临忧劳，动躬亲；吊死存疾，救活民命；蓄陈储新，食不二味；国富民实，为君养器：臣之事也。」大夫计●曰：「候天察地，纪历阴阳，观变参灾，分别妖祥，日月舍色，五精错行，福见知吉，妖出知凶：臣之事也。」越王曰：「孤虽入于北国，为吴穷虏，有诸大夫怀德抱术，各守一分，以保社稷，孤何忧焉？」遂别于浙江之上。臣垂泣，莫不咸哀。越王仰天叹曰：「死者，人之所畏。若孤之闻死，其于心中曾无怵惕？」遂登船径去，终不返顾。越王夫人乃据船哭，顾乌鹊啄江渚之虾，飞去复来，因哭而歌之，曰：「仰飞鸟兮乌鸢，凌玄虚号翩翩。集洲渚兮优恣，啄虾矫翻兮云间，任厥兮往还。妾无罪兮负地，有何辜兮谴天？颿颿独兮西往，孰知返兮何年？心惓惓兮若割，泪泫泫兮双悬。」又哀今曰：「彼飞鸟兮鸢鸟，已翔兮翕苏。心在专兮素虾，何居食兮江湖？徊复翔兮游颿，去复返兮于乎！始事君兮去家，终我命兮君都。终来遇兮何幸，离我国兮去吴。妻衣褐兮为婢，夫去冕兮为奴。岁遥遥兮难极，冤悲痛兮心恻。肠千结兮服膺，于乎哀兮忘食。愿我身兮如鸟，身翔兮矫翼。去我国兮心摇，情愤惋兮谁识？」越王闻夫人怨歌，心中内恻，乃曰：「孤何忧？吾之六翮备矣。」于是入吴，见夫差稽首再拜称臣，曰东海贱臣勾践，上愧皇天，下负后土，不裁功力，污辱王之军士，抵罪边境。大王赦其深辜，裁加役臣，使执箕。诚蒙厚恩，得保须臾之命，不胜仰感俯愧。臣勾践叩头顿首。」吴王夫差曰：「寡人于子亦过矣。子不念先君之讎乎？」越王曰：「臣死则死矣，惟大王原之。」伍胥在旁，目若燿火，声如雷霆，乃进曰：「夫飞鸟在青云之上，尚欲缴微矢以射之，岂近卧于华池，集于庭庑乎？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，游于不可存之地，幸来涉我壤土，入吾桎梏，此乃厨宰之成事食也，岂可失之乎？」吴王曰：「吾闻诛降杀服，祸及三世。吾非爱越而不杀也，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。」太宰嚭谏曰：「子胥明于一时之计，不通安国之道。愿大王遂其所执，无拘小之口。」夫差遂不诛越王，令驾车养马，秘于宫室之中。三月，吴王召越王入见，越王伏于前，范蠡立于后。吴王谓范蠡曰：「寡人闻贞妇不嫁破亡之家，仁贤不官绝灭之国。今越王无道，国已将亡，社稷坏崩，身死世绝，为天下笑。而子及主俱为奴仆，来归于吴，岂不鄙乎？吾欲赦子之罪，子能改心自新，弃越归吴乎？」范蠡对曰：「臣闻亡国之臣，不敢语政，败军之将，不敢语勇。臣在越不忠不信，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，用兵与大王相持，至今获罪，君臣俱降。蒙大王鸿恩，得君臣相保，愿得入备扫除，出给

趋走，臣之愿也。」此时越王伏地流涕，自谓遂失范蠡矣。吴王知范蠡不可得为臣，谓曰：「子既不移其志，吾复置子于石室之中。」范蠡曰：「臣请如命。」吴王起入宫中，越王、范蠡趋入石室。越王服犊鼻，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，施左关之襦。夫斫铍养马，妻给水、除粪、洒扫。三年不愠怒，面无恨色。吴王登远台望见越王及夫人、范蠡坐于马粪之旁，君臣之礼存，夫妇之仪具。王顾谓太宰嚭曰：「彼越王者，一节之人；范蠡，一介之士，虽在穷厄之地，不失君臣之礼。寡人伤之。」太宰嚭曰：「愿大王以圣人之心，哀穷孤之士。」吴王曰：「为子赦之。」后三月，乃择吉日而欲赦之，召太宰嚭谋曰：「越之与吴，同土连域。勾践愚黠，亲欲为贼。寡人承天之神灵，前王之遗德，诛讨越寇，囚之石室。寡人心不忍见而欲赦之，于子柰何？」太宰嚭曰：「臣闻无德不复。大王垂仁恩加越，越岂敢不报哉？愿大王卒意。」越王闻之，召范蠡告之曰：「孤闻于外，心独喜之，又恐其不卒也。」范蠡曰：「大王安心，事将有意，在玉门第一。今年十二月，戊寅之日，时加日出。戊，囚日也；寅，阴后之辰也。合庚辰岁后会也。夫以戊寅日闻喜，不以其罪罚日也。时加卯而贼戊，功曹为腾蛇而临戊，谋利事在青龙，青龙在胜先，而临酉，死气也；而克寅，是时克其日，用又助之。所求之事，上下有忧。此岂非天网四张，万物尽伤者乎？王何喜焉？」果子胥谏吴王曰：「昔桀囚汤而不诛，纣囚文王而不杀，天道还反，祸转成福。故夏为汤所诛，殷为周所灭。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诛，臣谓大王惑之深也。得无夏殷之患乎？」吴王遂召越王，久之不见。范蠡、文种忧而占之，曰：「吴王见擒也。」有顷太宰嚭出见大夫种、范蠡而言越王复拘于石室。伍子胥复谏吴王曰：「臣闻，王者攻敌国克之则加以诛，故后无报复之忧，遂免子孙之患。今越王已入石室，宜早图之，后必为吴之患。」太宰嚭曰：「昔者齐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贖燕公，而齐君获其美名；宋襄济河而战，春秋以多其义：功立而名称，军败而德存。今大王诚赦越王，则功冠于五霸，名越于前古。」吴王曰：「待吾疾愈，方为大宰赦之。」后一月，越王出石室，召范蠡曰：「吴王疾，三月不愈。吾闻人臣之道，主疾臣忧，且吴王遇孤恩甚厚矣。疾之无瘳，惟公卜焉。」范蠡曰：「吴王不死明矣，到己巳日当瘳，惟大王留意。」越王曰：「孤所以穷而不死者，赖公之策耳，中复犹豫，岂孤之志哉？可与不可，惟公图之。」范蠡曰：「臣窃见吴王，真非人也。数言成汤之义，而不行之。愿大王请求问疾，得见，因求其粪而尝之，观其颜色，当拜贺焉，言其不死，以廖起日期之既言信后，则大王何忧？」越王明日谓太宰嚭曰：「囚臣欲一见问疾。」太宰嚭即入言于吴王，王召而见之。适遇吴王之便，太宰嚭奉溲恶以出，逢户中。越王因拜：「请尝大王之溲，以决吉凶。」即以手取其便与恶而尝之。因入曰：「下囚臣勾践

贺于大王，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，至三月壬申病愈。」吴王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越王曰：「下臣尝事师，闻粪者顺穀味，逆时气者死，顺时气者生。今者臣窃尝大王之粪，其恶味苦且楚酸。是味也，应春夏之气。臣以是知之。」吴王大悦，曰：「仁人也。」乃赦越王得离其石室，去就其宫室，执牧养之事如故。越王从尝粪恶之后，遂病口臭。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，以乱其气。其后，吴王如越王期日疾愈，心念其忠，临政之后，大纵酒于文台。吴王出令曰：「今日为越王陈北面之坐，臣以客礼事之。」伍子胥趋出到舍上，不御坐。酒酣，太宰嚭曰：「异乎！今日坐者各有其词，不仁者逃，其仁者留。臣闻同声相和，同心相求。今国相刚勇之人，意者内？至仁之存也，而不御坐，其亦是乎？」吴王曰：「然。」于是范蠡与越王俱起为吴王寿，其辞曰：下臣勾践从小臣范蠡，奉觞上千岁之寿，辞曰：皇在上令，昭下四时，并心察慈，仁者大王。躬亲鸿恩，立义行仁。九德四塞，威服臣。于乎休哉，传德无极上感太阳，降瑞翼翼。大王延寿万岁，长保吴国。四海咸承，诸侯宾服。觞酒既升，永受万福！于是吴王大悦。明日伍子胥入谏曰：「昨日大王何见乎？臣闻内怀虎狼之心，外执美词之说，但为外情以存其身。豺不可谓廉，狼不可亲。今大王好听须臾之说，不虑万岁之患，放弃忠直之言，听用谗夫之语；不灭沥血之仇，不绝怀毒之怨。犹纵毛炉炭之上幸其焦，投卵千钧之下望必全，岂不殆哉？臣闻桀登高自知危，然不知所以自安也；前据白刃自知死，而不知所以自存也。惑者知返，迷道不远。愿大王察之。」吴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三月曾不闻相国一言，是相国之不慈也；又不进口之所嗜，心不相思，是相国之不仁也。夫为人臣不仁不慈，焉能知其忠信者乎？越王迷惑？弃守边之事，亲将其臣民来归寡人，是其义也；躬亲为虏，妻亲为妾，不愠寡人，寡人有疾，亲尝寡人之溲，是其慈也；虚其府库，尽其宝币，不念旧故，是其忠信也。三者既立，以养寡人，寡人曾听相国而诛之，是寡人之不智也，而为相国快私意耶，岂不负皇天乎？」子胥曰：「何大王之言反也？夫虎之卑势，将以有击也；狸之卑身，将求所取也。雉以眩移拘于网，鱼以有悦死于饵。且大王初临政，负玉门之第九，诫事之败，无咎矣。今年三月甲戌，时加鸡鸣。甲戌，岁位之会将也。青龙在酉，德在上，刑在金，是日贼其德也。知父将有不顺之子，君有逆节之臣。大王以越王归吴为义，以饮溲食恶为慈，以虚府库为仁，是故为无爱于人，其不可亲。面听貌观以存其身。今越王入臣于吴，是其谋深也；虚其府库，不见恨色，是欺我王也；下饮王之溲者，是上食王之心也；下尝王之恶者，是上食王之肝也。大哉，越王之崇吴，吴将为所擒也。惟大王留意察之，臣不敢逃死以负前王。一旦社稷丘墟，宗庙荆棘，其悔可追乎？」吴王曰：「相国置之，勿复言矣。寡人不忍复闻。」于是遂赦越王归国

，送于蛇门之外，臣祖道。吴王曰：「寡人赦君使其返国，必念终始。王其勉之。」越王稽首曰：「今大王哀臣孤穷，使得生全还国，与种蠡之徒愿死于穀下。上天苍苍，臣不敢负。」吴王曰：「于乎！吾闻君子一言不再。今已行矣，王勉之。」越王再拜跪伏，吴王乃引越王登车，范蠡执御，遂去。至三津之上，仰天叹曰：「嗟乎！孤之屯厄，谁念复生渡此津也？」谓范蠡曰：「今三月甲辰，时加日昃，孤蒙上天之命，还归故乡，得无后患乎？」范蠡曰：「大王勿疑，直勿道行。越将有福，吴当有忧。」至浙江之上，望见大越山川重秀，天地再清。王与夫人叹曰：「吾已绝望，永辞万民，岂料再还，重复乡国？」言竟掩面，涕泣阑干。此时万姓咸欢，臣毕贺。

### 卷第八勾践归国外传

越王勾践臣吴至归越，勾践七年也。百姓拜之于道，曰：「君王独无苦矣！今王受天之福，复于越国，霸王之，自斯而起。」王曰：「寡人不慎天教，无德于民，今劳万姓拥于岐路，将何德化以报国人？」顾谓范蠡曰：「今十有二月，己巳之日，时加禺中，孤欲以此到国，何如？」蠡曰：「大王且留，以臣卜日。」于是范蠡进曰：「异哉，大王之择日也！王当疾趋，车驰人走。」越王策马飞舆，遂复宫阙。吴封地百里于越，东至炭渚，西止周宗，南造于山，北薄于海。越王谓范蠡曰：「孤获辱连年，势足以死，得相国之策，再返南乡。今欲定国立城，人民不足，其功不可以兴。为之奈何？」范蠡对曰：「唐虞卜地，夏殷封国，古公营城周雒，威折万里，德致八极，岂直欲破疆敌收邻国乎？」越王曰：「孤不能承前君之制，修德自守，亡栖于会稽之山，请命乞恩，受辱被耻，囚结吴宫。幸来归国，追以百里之封，将遵前君之意，复于会稽之上，而宜释吴之地。」范蠡曰：「昔公刘去邠，而德彰于夏；亶父让地，而名发于岐。今大王欲国树都，并敌国之境，不处平易之都，据四达之地，将焉立霸王之业？」越王曰：「寡人之计未有决定。欲筑城立郭，分设里闾，欲委属于相国。」于是范蠡乃观天文，拟法于紫宫，筑作小城，周千一百二十二步，一圆三方。西北立龙飞翼之楼，以象天门，东南伏漏石窦，以象地户；陵门四达，以象八风。外郭筑城而缺西北，示服事吴也，不敢壅塞，内以取吴，故缺西北，而吴不知也。北向称臣，委命吴国，左右易处，不得其位，明臣属也。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，琅琊东武海中山也。一夕自来，故名怪山。范蠡曰：「臣之筑城也，其应天矣，昆仑之象存焉。」越王曰：「寡人闻昆仑之山，乃地之柱，上承皇天，气吐宇内，下处后土，禀受无外。滋圣生神呕养帝会。故帝处其阳陆，三王居其正地。吾之国也，扁天地之壤，乘东南之维，斗去极北。非粪土之城，何能与王者比隆盛哉？」范蠡曰：「君徒见外，未见于内。臣乃承天门制城，合气于后土，岳象已设，昆仑故出。越之霸也。」越王

曰：「苟如相国之言，孤之命也。」范蠡曰：「天地卒号，以着其实。」名东武起游台其上。东南为司马门，立增楼冠其山巅，以为灵台起离宫于淮阳，中宿台在于高平，驾台在于成丘，立苑于乐野，燕台在于石室，斋台在于襟山。勾践之出游也，休息食室于冰厨。越王乃召相国范蠡、大夫种、大夫郢问曰：「孤欲以今日上明堂，临国政，专恩致令，以抚百姓，何日可矣？惟三圣纪纲维持。」范蠡曰：「今日丙午日也。丙，阳将也。是日吉矣，又因良时，臣愚以为可。无始有终得天下之中。」大夫种曰：「前车已覆，后车必戒。愿王深察。」范蠡曰：「夫子故不一二见也。吾王今以丙午复初临政，解救其本，是一宜；夫金制始，而火救其终，是二宜；蓄金之忧，转而及水，是三宜；君臣有差，不失其理，是四宜；王相俱起，天下立矣，是五宜。臣愿急升明堂临政。」越王是日立政，翼翼小心。出不敢奢，入不敢侈。越王念复吴讎非一旦也，苦身劳心，夜以接日。目卧则攻之以蓼，足寒则渍之以水，冬常抱，夏还握火，愁心苦志，悬胆于户，出入尝之，不绝于口。中夜泣，泣而复啸。越王曰：「吴王好服之离体，吾欲采葛，使女工织细布献之，以求吴王之心，于子何如？」臣曰：「善。」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，以作黄丝之布。欲献之，未及遣使，吴王闻越王尽心自守，食不重味，衣不重彩，虽有五台之游，未尝一日登翫。吾欲因而赐之以书，增之以封，东至于勾甬，西至于樛李，南至于姑末，北至于平原，纵横八百余里。越王乃使大夫种索葛布十万，甘蜜九党，文笥七枚，狐皮五双，晋竹十度，以复封礼。吴王得之曰：「以越僻狄之国无珍，今举其贡货而以复礼，此越小心念功，不忘吴之效也。夫越本兴国千里，吾虽封之，未尽其国。」子胥闻之，退卧于舍，谓侍者曰：「吾君失其石室之囚，纵于南林之中，今但因虎豹之野而与荒外之草，于吾之心，其无损也？」吴王得葛布之献，乃复增越之封，赐羽毛之饰、机杖、诸侯之服。越国大悦。采葛之妇，伤越王用心之苦，乃作苦之诗，曰：「葛不连蔓菜台台，我君心苦命更之。尝胆不苦甘如饴，令我采葛以作丝。女工织兮不敢迟。弱于罗兮轻罪罪，号絺素兮将献之。越王悦兮忘罪除，吴王欢兮飞尺书。增封益地赐羽奇，机杖茵褥诸侯仪。臣拜舞天颜舒，我王何忧能不移？」于是越王内修其德，外布其道，君不名教，臣不名谋，民不名使，官不名事。国中荡荡无有政令。越王内实府库，垦其田畴，民富国彊，安道泰。越王遂师八臣与其四友，时问政焉。大夫种曰：「爱民而已。」越王曰：「柰何？」种曰：「利之无害，成之无败，生之无杀，与之无夺。」越王曰：「愿闻。」种曰：「无夺民所好则利也，民不失其时则成之，省刑去罚则生之，薄其赋敛则与之，无多台游则乐之，静而无苛则喜之；民失所好则害之，农失其时则败之，有罪不赦则杀之，重赋厚敛则夺之，多作台游以罢民则苦之，劳扰民力则怒

之，臣闻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其子，如兄之爱其弟。闻有饥寒为之哀，见其劳苦为之悲。」越王乃缓刑薄罚，省其赋敛，于是人民殷富，皆有带甲之勇。

九年正月，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：「昔者越国遁弃宗庙，身为穷虏，闻天下，辱流诸侯。今寡人念吴，犹父者不忘走，盲者不忘视。孤未知策谋，惟大夫诲之。」扶同曰：「昔者亡国流民，天下莫不闻知。今欲有计，不宜前露其辞。臣闻击鸟之动，故前俯伏，猛兽将击，必饵毛帖伏；鸷鸟将搏，必卑飞戢翼；圣人将动，必顺辞和。圣人之谋，不可见其象，不可知其情。临事而伐，故前无剽过之兵，后无伏袭之患。今大王临敌破吴，宜损少辞，无令泄也。臣闻吴王兵彊于齐晋，而怨结于楚。大王宜亲于齐，深结于晋，阴固于楚，而厚事于吴。夫吴之志猛，骄而自矜，必轻诸侯而凌邻国。三国决权，还为敌国，必角势交争。越承其弊，因而伐之，可克也。虽五帝之兵无以过此。」范蠡曰：「臣闻谋国破敌，动观其符，孟津之会，诸侯曰可，武王辞之。方今吴楚结讎，构怨不解，齐虽不亲，外为其救；晋虽不附，犹效其义。夫内臣谋而决讎其策，邻国通而不绝其援，斯正吴之兴霸，诸侯之上尊。臣闻峻高者隕，叶茂者摧，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四时不并盛，五行不俱驰，阴阳更唱，气有盛衰。故溢堤之水，不淹其量，乾之火，不复其炽；水静则无汹涌之怒，火消则无熹毛之热。今吴乘诸侯之威以号令于天下，不知德薄而恩浅，道狭而怨广，权悬而智衰，力竭而威折，兵挫而军退，士散而解。臣请按师整兵，待其坏败，随而袭之，兵不血刃，士不旋踵，吴之君臣为虏矣。臣愿大王匿声无见其动，以观其静。」大夫苦成曰：「夫水能浮草木，亦能之；地能生万物，亦能杀之；江海能下谿谷，亦能朝之；圣人能从，亦能使之。今吴承阖闾之军制，子胥之典教，政平未亏，战胜未败。大夫嚭者，狂佞之人，达于策虑，轻于朝事；子胥力于战伐，死于谏议。二人权，必有坏败。愿王虚心自匿，无示谋计，则吴可灭矣。」大夫浩曰：「今吴君骄臣奢，民饱军勇；外有侵境之敌，内有争臣之震，其可攻也。」大夫句如曰：「天有四时，人有五胜。昔汤武乘四时之利而制夏殷，桓缪据五胜之便而列六国。此乘其时而胜者也。」王曰：「未有四时之利，五胜之便，愿各就职也。」

#### 卷第九勾践阴谋外传

越王勾践十年二月，越王深念远思：侵辱于吴，蒙天祉福，得越国。臣教诲，各画一策，辞合意同，勾践敬从，其国已富。反越五年，未闻敢死之友。或谓诸大夫爱其身、惜其躯者。乃登渐台望观其臣有忧与否。相国范蠡、大夫种、句如之属，俨然列坐，虽怀忧患，不形颜色。越王即鸣钟惊檄，而召臣与之盟曰：「寡人获辱受耻，上愧周王，下晋楚。幸蒙诸大夫之策，得返国



修政，富民养士。而五年未闻敢死之士，雪仇之臣，柰何而有功乎？」臣默然莫对者。越王仰天叹曰：「孤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今孤亲被俘虏之厄，受囚破之耻，不能自辅，须贤任仁，然后讨吴，重负诸臣，大夫何易见而难使也？」于是计●年少官卑，列坐于后，乃举手而趋，蹈席而前进曰：「谬哉，君王之言也！非大夫易见而难使，君王之不能使也。」越王曰：「何谓？」计●曰：「夫官位、财币、金赏者，君之所轻也；操锋履刃，艾命投死者，士之所重也。今王易财之所轻，而责士之所重，何其殆哉？」于是越王默然不悦，面有愧色，即辞 臣，进计●而问曰：「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？」计●对曰：「夫君，人尊其仁义者，治之门也。士民者，君之根也。开门固根，莫如正身。正身之道，谨左右。左右者，君之所以盛衰者也。愿王明选左右，得贤而已。昔太公九声而足磻溪之饿人也，西伯任之而王；管仲，鲁之亡囚，有贪分之毁，齐桓得之而霸。故传曰：『失士者亡，得士者昌。』愿王审于左右，何患 臣之不使也。」越王曰：「吾使贤任能，各殊其事，孤虚心高望，冀闻报复之谋，今咸匿声隐形，不闻其语，厥咎安在？」计●曰：「选贤实士，各有一等，远使以难，以效其诚；内告以匿，以知其信；与之论事，以观其智；饮之以酒，以视其乱；指之以使，以察其能；示之以色，以别其熊。五色以设，士尽其实，人竭其智。知其智，尽实，则君臣何忧？」越王曰：「吾以谋士效实，人尽其智，而士有未尽进辞有益寡人也。」计●曰：「范蠡明而知内，文种远以见外。愿王请大夫种与深议，则霸王之术在矣。」越王乃请大夫种而问曰：「吾昔日受夫子之言，自免于穷厄之地。今欲奉不羁之计，以雪吾之宿讎，何行而功乎？」大夫种曰：「臣闻高飞之鸟，死于美食；深泉之鱼，死于芳饵。今欲伐吴，必前求其所好，参其所愿，然后能得其实。」越王曰：「人之所好虽其愿，何以定而制之死乎？」大夫种曰：「夫欲报怨复讎，破吴灭敌者，有九术，君王察焉？」越王曰：「寡人被辱怀忧，内 朝臣，外愧诸侯，中心迷惑，精神空虚，虽有九术，安能知之？」大夫种曰：「夫九术者。汤文得之以王，桓穆得之以霸。其攻城取邑，易于脱屣。愿大王览之。」种曰：「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；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，多货贿以喜其臣；三曰贵余粟以虚其国，利所欲以疲其民；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；五曰遗之巧工良材，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；六曰遗之谀臣，使之易伐；七曰彊其谏臣，使之自杀；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；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。凡此九术，君王闭口无传，守之以神，取天下不难，而 于吴乎？」越王曰：「善。」乃行第一术，立东郊以祭阳，名曰东皇公，立西郊以祭阴，名曰西王母。祭陵山于会稽，祀水泽于江州。事鬼神一年，国不被灾。越王曰：「善哉，大夫之术！愿论其余。」种曰：「吴王好起宫室，用工不辍。王选名山神材，奉而献之。」越

王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，一年，师无所幸。作士思归，皆有怨望之心，而歌木客之吟。一夜天生神木一双，大二十围，长五十寻。阳为文梓，阴为榿栴，巧工施校，制以规绳，雕治圆转，刻削磨砢，分以丹青，错画文章，婴以白璧，镂以黄金，状类龙蛇，文彩生光。乃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，曰：「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臣种敢因下吏闻于左右，赖大王之力，窃为小殿，有余材，谨再拜献之。」吴王大悦。子胥谏曰：「王勿受也。昔者，桀起灵台，纣起鹿台，阴阳不和，寒暑不时，五穀不熟，天与其灾，民虚国变，遂取灭亡。大王受之，必为越王所戮。」吴王不听，遂受而起姑苏之台。三年聚材，五年乃成，高见二百里。行路之人，道死巷哭，不绝嗟嘻之声：民疲士苦，人不聊生。越王曰：「善哉，第二术也！」

十一年，越王深念永思，惟欲伐吴，乃请计●问曰：「吾欲伐吴，恐不能破，早欲兴师，惟问于子。」计●对曰：「夫兴师举兵，必且内蓄五谷，实其金银，满其府库，励其甲兵。凡此四者，必察天地之气，原于阴阳，明于孤虚，审于存亡，乃可量敌。」越王曰：「天地存亡，其要奈何？」计●曰：「天地之气，物有死生。原阴阳者，物贵贱也；明孤虚者，知会际也；审存亡者，别真伪也。」越王曰：「何谓死生真伪乎？」计●曰：「春种八穀，夏长而养，秋成而聚，冬畜而藏。夫天时有生而不救种，是一死也；夏长无苗，二死也；秋成无聚，三死也；冬藏无畜，四死也。虽有尧舜之德，无如之何。夫天时有生，劝者老，作者少，反气应数，不失厥理，一生也；留意省察，谨除苗秽，秽除苗盛，二生也；前时设备，物至则收，国无逋税，民无失穗，三生也；仓已封涂，除陈入新，君乐臣欢，男女及信，四生也。夫阴阳者，太阴所居之岁留息，三年，贵贱见矣。夫孤虚者，谓天门地户也。存亡者，君之道德也。」越王曰：「何子之年少，于物之长也？」计●曰：「有美之士，不拘长少。」越王曰：「善哉，子之道也！」乃仰观天文，集察纬宿，历象四时。以下者上，虚设八仓，从阴收着，望阳出粟，筴其极计，三年五倍，越国炽富。勾践叹曰：「吾之霸矣，善计●之谋也。」

十二年，越王谓大夫种曰：「孤闻吴王淫而好色，惑乱 湏，不领政事，因此而谋，可乎？」种曰：「可破。夫吴王淫而好色，宰嚭佞以曳心，往献美女，其必受之。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。」越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使相者国中得苙萝山鬻薪之女，曰西施、郑旦。饰以罗縠，教以容步，习于土城，临于都巷。三年学服而献于吴。乃使相国范蠡进曰：「越王勾践窃有二遗女，越国洿下困迫，不敢稽留，谨使臣蠡献之。大王不以鄙陋寝容，愿纳以供箕 之用。」吴王大悦，曰：「越贡二女，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。」子胥谏曰：「不可，王勿受也。臣闻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。昔桀易汤而灭，纣易文王而

亡，大王受之，后必有殃。臣闻越王朝书不倦，晦诵竟夜，且聚敢死之士数万，是人不死，必得其愿；越王服诚行仁，听谏进贤，是人不死，必成其名；越王夏被毛裘，冬御絺绌，是人不死，必为对隙。臣闻贤士国之宝，美女国之咎：夏亡以妹喜，殷亡以妲己，周亡以 妲。』吴王不听，遂受其女。越王曰：「善哉，第三术也。」

十三年，越王谓大夫种曰：「孤蒙子之术，所图者吉，未尝有不合也。今欲复谋吴，柰何？」种曰：「君王自陈越国微鄙，年穀不登。愿王请余，以入其意。天若弃吴，必许王矣。」越乃使大夫种使吴，因宰嚭求见吴王。辞曰：「越国洿下，水旱不调，年穀不登，人民饥乏，道荐饥馁，愿从大王请余，来岁即复太仓，惟大王救其穷窘。」吴王曰：「越王信诚守道，不怀二心，今穷归愬，吾岂爱惜财宝，夺其所愿？」子胥谏曰：「不可。非吴有越，越必有吴。吉往则凶来。是养生寇而破国家者也。与之不为亲，不与未成冤。且越有圣臣范蠡，勇以善谋，将有修饰攻战，以伺吾间观越王之使使来请余者，非国贫民困而请余也，以入吾国伺吾王间也。」吴王曰：「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 ，怀其社稷以愧勾践。勾践气服，为驾车，却行马前，诸侯莫不闻知。今吾使之归国，奉其宗庙，复其社稷，岂敢有反吾之心乎？」子胥曰：「臣闻士穷非难，抑心下人，其后有激人之色。臣闻越王饥饿，民之困穷，可因而破也，今不用天之道，顺地之理，而反输之食，固君之命，狐雉之相戏也。夫狐卑体而雉信之，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。可不慎哉？」吴王曰：「勾践国忧，而寡人给之以粟，恩往义来，其德昭昭，亦何忧乎？」子胥曰：「臣闻狼子有野心，仇雠之人不可亲。夫虎不可餒以食，蝮蛇不恣其意。今大王捐国家之福，以饶无益之雠，弃忠臣之言，而顺敌人之欲，臣必见越之破吴，豸鹿游于姑胥之台，荆榛蔓于宫阙。愿王览武王伐纣之事也。」太宰嚭从旁对曰：「武王非纣王臣也？率诸侯以伐其君，虽胜殷，谓义乎？」子胥曰：「武王即成其名矣。」太宰嚭曰：「亲戮主以为名，吾不忍也。」子胥曰：「盗国者封侯，盗金者诛。令使武王失其理，则周何为三家之表？」太宰嚭曰：「子胥为人臣徒欲干君之好，拂君之心以自称满，君何不知过乎？」子胥曰：「太宰嚭固欲以求其亲，前纵石室之囚，受其宝女之遗。外交敌国，内惑于君，大王察之，无为 小所侮。今大王譬若浴婴儿，虽啼，无听宰嚭之言。」吴王曰：「宰嚭是。子无乃闻寡人言非忠臣之道，类于佞谀之人？」太宰嚭曰：「臣闻邻国有急，千里驰救，是乃王者封亡国之后，五霸辅绝灭之末者也。」吴王乃与越粟万石而令之曰：「寡人逆 臣之议而输于越，年丰而归寡人。」大夫种曰：「臣奉使返越，岁登诚还吴贷。」大夫种归越，越国 臣皆称万岁。即以粟赏赐 臣及于万民。二年，越王粟稔，拣择精粟而蒸还于吴，复还斗斛之数，亦使大夫种归之吴王

王得越粟长太息谓太宰嚭曰：「越地肥沃，其种甚嘉，可留使吾民植之。」于是吴种越粟，粟种杀而无生者，吴民大饥。越王曰：「彼以穷居，其可攻也？」大夫种曰：「未可，国始贫耳，忠臣尚在，天气未见，须俟其时。」越王又问相国范蠡曰：「孤有报复之谋，水战则乘舟，陆行则乘舆，舆舟之利，顿于兵弩。今子为寡人谋事，莫不谬者乎？」范蠡对曰：「臣闻古之圣君，莫不习战用兵，然行阵队伍军鼓之事，吉凶决在其工。今闻越有处女，出于南林，国人称善。愿王请之，立可见。」越王乃使使聘之，问以戟之术。处女将北见于王，道逢一翁，自称曰袁公。问于处女：「吾闻子善，愿一见之。」女曰：「妾不敢有所隐，惟公试之。」于是袁公即杖箠箠竹，竹枝上颀桥，未堕地，女即捷末。袁公则飞上树，变为白猿。遂别去。见越王，越王问曰：「夫之道则如之何？」女曰：「妾生深林之中，长于无人之野，无道不习不达。诸侯窃好击之道，诵之不休。妾非受于人也，而忽自有之。」越王曰：「其道如何？」女曰：「其道甚微而易，其意甚幽而深。道有门户，亦有阴阳。开门闭户，阴衰阳兴。凡手战之道，内实精神，外示安仪，见之似好妇，夺之似惧虎，布形候气，与神俱往，杳之若日，偏如滕兔，追形逐影，光若佛彷，呼吸往来，不及法禁，纵横逆顺，直复不闻。斯道者，一人当百，百人当万。王欲试之，其验即见。」越王即加女号，号曰「越女。」乃命五板之堕长高习之，教军士。当世胜越女之。于是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。音，楚人也。越王请音而问曰：「孤闻子善射，道何所生？」音曰：「臣楚之鄙人，尝步于射术，未能悉知其道。」越王曰：「然愿子一二其辞。」音曰：「臣闻弩生于弓，弓生于弹，弹起古之孝子。」越王曰：「孝子弹者柰何？」音曰：「古者人民朴质，饥食鸟兽，渴饮雾露，死则裹以白茅，投于中野。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，故作弹以守之，绝鸟兽之害。故歌曰：『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害』之谓也。于是神农皇帝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四方。黄帝之后，楚有弧父。弧父者，生于楚之荆山，生不见父母，为儿之时，习用弓矢，所射无脱。以其道传于羿，羿传逢蒙，逢蒙传于楚琴氏，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。当是之时，诸侯相伐，兵刃交错，弓矢之威不能制服。琴氏乃横弓臂，施机设枢，加之以力，然后诸侯可服。琴氏传之楚三侯，所谓句亶、鄂、章，人号麋侯、翼侯、魏侯也。自楚之三侯传至灵王，自称之楚累世，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。自灵王之后，射道分流，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。臣前人受之于楚，五世于臣矣。臣虽不明其道，惟王试之。」越王曰：「弩之状何法焉？」陈音曰：「郭为方城，守臣子也；教为人君，命所起也；牙为执法，守吏卒也；牛为中将，主内裹也；关为守御，检去止也；锜为侍从，听人主也；臂为道路，通所使也；弓为将军，主重负也；弦为军师，御战士也；矢为飞客

，主教使也；金为实敌，往不止也；卫为副使，正道里也；又为受教，知可否也；縹为都尉，执左右也。敌为百死，不得骇也，鸟不及飞，兽不暇走，弩之所向，无不死也，臣之愚劣，道悉如此。」越王曰：「愿闻正射之道。」音曰：「臣闻正射之道，道而微。古之圣人射，弩未发而前名其所中。臣未能如古之圣人，请悉其要。夫射之道，身若戴板，头若激卵，左蹉，右足横，左手若附枝，右手若抱儿，举弩望敌，翕心咽烟，与气俱发，得其和平，神定思去，去止分离，右手发机，左手不知，一身异教，岂雄雌？此正射持弩之道也。」「愿闻望敌仪表，投分飞矢之道。」音曰：「夫射之道，从分望敌，合以参连。弩有斗石，矢有轻重，石取一两，其数乃平，远近高下，求之铢分。道要在斯，无有遗言。」越王曰：「善。尽子之道，愿子悉以教吾国人。」音曰：「道出于天，事在于人，人之所习，无有不神。」于是乃使陈音教士习射于北郊之外，三月，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。陈音死，越王伤之，葬于国西，号其葬所曰陈音山。

#### 卷第十勾践伐吴外传

勾践十五年，谋伐吴。谓大夫种曰：「孤用夫子之策，免于天虐之诛，还归于国。吾诚已说于国人，国人喜悦。而子昔日云有天气即来陈之，今岂有应乎？」种曰：「吴之所以彊者，为有子胥。今伍子胥忠谏而死，是天气前见，亡国之证也。愿君悉心尽意，以说国人。」越王曰：「听孤说国人之辞：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国报讎，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。此则寡人之罪也。寡人诚更其术。于是乃葬死问伤，吊有忧，贺有喜，送往迎来，除民所害，然后卑事夫差，往宦士三百人于吴。吴封孤数百里之地，因约吴国父兄昆弟而誓之曰：寡人闻古之贤君，四方之民归之若水。寡人不能为政，将率二三子夫妇以为藩辅。令壮者无娶老妻，老者无娶壮妇。女子十七未嫁，其父母有罪；丈夫二十不娶，其父母有罪。将免者以告于孤，令医守之。生男二，赐之以壶酒、一犬，生女二，赐以壶酒、一豚。生子三人，孤以乳母；生子二人，孤与一养。长子死，三年释吾政，季子死，三月释吾政，必哭泣葬埋之，如吾子也。令孤子、寡妇、疾疹、贫病者纳官，其子欲仕，量其居，好其衣，饱其食而简锐之。凡四方之士来者，必朝而礼之。载饭与羹以游国中，国中僮子戏而遇孤，孤哺而啜之施以爱，问其名。非孤饭不食，非夫人事不衣。七年不收国，民家有三年之畜。男即歌乐，女即会笑。今国之父兄日请于孤曰：『昔夫差辱吾君王于诸侯，长为天下所耻。今越国富饶，君王节俭，请可报耻。』孤辞之曰：昔者我辱也，非二三子之罪也。如寡人者，何敢劳吾国之人，以塞吾之宿讎。父兄又复请曰：『诚四封之内，尽吾君子，子报父仇，臣复君隙，岂敢有不尽力者乎？臣请复战，以除君王之宿讎。』孤悦而许之。」大夫种曰：「臣观

吴王得志于齐晋，谓当遂涉吾地，以兵临境。今疲师休卒，一年而不试，以忘于我，我不可以怠。臣当卜之于天，吴民既疲于军，困于战，市无赤米之积，国空虚，其民必有移徙之心，寒就蒲赢于东海之滨。夫占，兆人事，又见于卜筮。王若起师以可会之，利犯吴之边鄙，未可往也。吴王虽无伐我之心，亦虽动之以怒？不如诮其间，以知其意。」越王曰：「孤不欲有征伐之心，国人请战者三年矣，吾不得不从民人之欲。」今闻大夫种谏难，越父兄又谏曰：「吴可伐，胜则灭其国，不胜则困其兵。吴国有成，王与之盟。功名闻于诸侯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于是乃大会臣而令之曰：「有敢谏伐吴者，罪不赦。」蠡种相谓曰：「吾谏已不合矣，然犹听君王之令。」越王会军列士，而大诫而誓之曰：「寡人闻古之贤君，不患其不足，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。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万人，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，而患其之不足。今寡人将助天威，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，吾欲士卒进则思赏，退则避刑。」于是越民父勉其子，兄劝其弟，曰：「吴可伐也。」越王复召范蠡谓曰：「吴已杀子胥，道谏者。吾国之民，又劝孤伐吴。其可伐乎？」范蠡曰：「未可，须明年之春，然后可耳。」王曰：「何也？」范蠡曰：「臣观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，精兵从王，国中空虚，老弱在后，太子留守。兵始出境未远，闻越掩其空虚，兵还不难也。不如来春。」其夏六月丙子，勾践复问，范蠡曰：「可伐矣。」乃发习流二千人，俊士四万，君子六千，诸御千人。以乙酉与吴战，丙戌遂虜杀太子，丁亥入吴，焚姑胥台。吴告急于夫差，夫差方会诸侯于黄池，恐天下闻之，即密不令泄。己盟黄池，乃使人请成于越。勾践自度未能灭，乃与吴平。

二十一年七月，越王复悉国中士卒伐吴，会楚使申包胥聘于越。越王乃问包胥曰：「吴可伐耶？」申包胥曰：「臣鄙于策谋，未足以卜。」越王曰：「吴为不道，残我社稷，夷吾宗庙以为平原，使不得血食。吾欲与之徼天之中惟是舆马、兵革、卒伍既具，无以行之。诚闻于战何以为可？」申包胥曰：「臣愚不能知。」越王固问，包胥乃曰：「夫吴良国也，传贤于诸侯。敢问君王之所战者何？」越王曰：「在孤之侧者，饮酒食肉未尝不分，孤之饮食不致其味，听乐不尽其声，求以报吴。愿以此战。」包胥曰：「善则善矣，未可以战。」越王曰：「越国之中，吾博爱以子之，忠惠以养之，吾今修宽刑，欲民所欲，去民所恶，称其善，掩其恶，求以报吴。愿以此战。」包胥曰：「善则善矣，未可以战。」王曰：「越国之中，富者吾安之，贫者吾予之，救其不足，损其有余，使贫富不失其利，求以报吴。愿以此战。」包胥曰：「善则善矣，未可以战。」王曰：「邦国南则距楚西则薄晋，北则望齐，春秋奉币、玉、帛、子女以贡献焉，未尝敢绝，求以报吴。愿以此战。」包胥曰：「善哉，无以加斯矣。」

，犹未可战。夫战之道，知为之始，以仁次之，以勇断之。君将不知，即无权变之谋，以别寡之数；不仁则不得与三军同饥寒之节，齐苦乐之喜；不勇则不能断去就之疑，决可否之议。」于是越王曰：「敬从命矣。」冬，十月，越王乃请八大夫曰：「昔吴为不道，残我宗庙，夷我社稷以为平原，使不血食。吾欲徼天之中，兵革既具，无所以行之。吾问于申包胥，即已命孤矣，敢告诸大夫如何？」大夫曳庸曰：「审赏则可战也。审其赏，明其信，无功不及，有功必加，则士卒不怠。」王曰：「圣哉！」大夫苦成曰：「审罚则可战。审罚则士卒望而畏之，不敢违命。」王曰：「勇哉！」大夫文种曰：「审物则可战。审物则别是非，是非明察，人莫能惑。」王曰：「辨哉！」大夫范蠡曰：「审备则可战。审备慎守以待不虞，备设守固，必可应难。」王曰：「慎哉！」大夫如曰：「审声则可战。审于声音，以别清浊。清浊者，谓吾国君名闻于周室，令诸侯不怨于外。」王曰：「得哉！」大夫扶同曰：「广恩知分则可战。广恩以博施，知分而不外。」王曰：「神哉！」大夫计●曰：「候天察地，参应其变则可战。天变地应，人道便利，三者前见则可。」王曰：「明哉！」于是勾践乃退斋而命国人曰：「吾将有不虞之议，自近及远，无不闻者。」乃复命有司与国人曰：「承命有赏皆造国门之期，有不从命者，吾将有显戮。」勾践恐民不信，使以征不义闻于周室，令诸侯不怨于外。令国中曰：「五日之内则吾良人矣，过五日之外，则非吾之民也，又将加之以诛。」教令既行，乃入命于夫人。王背屏，夫人向屏而立。王曰：「自今日之后，内政无出，外政无入，各守其职，以尽其信。内中辱者则是子，境外千里辱者则是子也。吾见子于是，以为明诫矣。」王出宫，夫人送王不过屏，王因反阖其门，填之以土。夫人去筓，侧席而坐，安心无容，三月不扫。王出则复背垣而立，大夫向垣而敬，王乃令大夫曰：「食土不均，地壤不修，使孤有辱于国，是子之罪；临敌不战，军士不死，有辱于诸侯，功隳于天下，是孤之责。自今以往，内政无出，外政无入，吾固诫子。」大夫：「敬受命矣。」王乃出，大夫送出垣，反阖外宫之门，填之以土。大夫侧席而坐，不御五味，不答所劝。勾践有命于夫人、大夫曰：「国有守御。」乃坐露坛之上，列鼓而鸣之。军行成阵，即斩有罪者三人以徇于军，令曰：「不从吾令者如斯矣！」明日徙军于郊，斩有罪者三人徇之于军，令曰：「不从吾令者如斯矣！」王乃令国中不行者，与之诀而告之曰：「尔安土守职，吾方往征讨我宗庙之雠，以谢于二三子。」令国人各送其子弟于郊境之上，军士各与父兄昆弟取诀。国人悲哀，皆作离别相去之词，曰：「踈蹶摧长恧兮，擢戟馭殳，所离不降兮，以泄我王气苏。三军一飞降兮，所向皆殂。一士判死兮，而当百夫。道佑有德兮，吴卒自屠。雪我王宿耻兮，威振八都。军伍难更兮，势如貔豸。行行各努力兮，于乎

，于乎！」于是观者莫不凄恻。明日，复徙军于境上，斩有罪者三人徇之于军，曰：「有不从令者如此！」后三日，复徙军于樵李，斩有罪者三人以徇于军，曰：「其心匿行，不当敌者如斯矣！」勾践乃命有司大徇军，曰：「其有父母无昆弟者，来告我。我有大事，子离父母之养，亲老之爱，赴国家之急。子在军寇之中，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，吾视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；其有死亡者，吾葬埋殡送之，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。」明日又徇于军，曰：「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，吾予其医药，给其糜粥，与之同食。」明日，又徇于军，曰：「筋力不足以胜甲兵，志行不足以听王命者，吾轻其重，和其任。」明日旋军于江南，更陈严法，复诛有罪者五人徇曰：「吾爱士也，虽吾子不能过也；及其犯诛，自吾子亦不能脱也。」恐军士畏法不使，自谓未能得士之死力，道见 张腹而怒，将有战争之气，即为之轼。其士卒有问于王曰：「君何为敬 虫而为之轼？」勾践曰：「吾思士卒之怒久矣，而未有称吾意者。今 虫无知之物，见敌而有怒气，故为之轼。」于是军士闻之，莫不怀心乐死，人致其命。有司将军大徇军中曰：「队各自令其部，部各自令其士：归而不归，处而不处，进而不进，退而不退，左而不左，右而不右，不如令者，斩！」于是吴悉兵屯于江北，越军于江南。越王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，皆被兕甲又令安广之人，佩石礮之矢，张卢生之弩。躬率君子之军六千人，以为中阵，明日，将战于江。乃以黄昏令于左军，衔枚 江而上五里，以须吴兵。复令于右军，衔枚踰江十里，复须吴兵。于夜半，使左军涉江，鸣鼓，中水以待吴发。吴师闻之，中大骇，相谓曰：「今越军分为二师，将以使攻我。」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师以围越。越王阴使左右军与吴望战，以大鼓相闻；潜伏其私卒六千人，衔枚不鼓攻吴。吴师大败。越之左右军乃遂伐之，大败之于囿，又败之于郊，又败之于津，如是三战三北，徑至吴，围吴于西城。吴王大惧，夜遁。越王追奔攻吴，兵入于江阳松陵，欲入胥门，来至六七里，望吴南城，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，目若耀电，须发四张，射于十里。越军大惧，留兵假道。即日夜半，暴风疾雨，雷奔电激，飞石扬砂，疾于弓弩。越军坏败，松陵 退，兵士僵毙，人 分解，莫能救止。范蠡、文种乃稽颡肉袒，拜谢子胥，愿乞假道。子胥乃与种、蠡梦曰：「吾知越之必入吴矣，故求置吾头于南门，以观汝之破吴也。惟欲以穷夫差。定汝入我之国，吾心又不忍，故为风雨以还汝军。然越之伐吴，自是天也，吾安能止哉？越如欲入，更从东门，我为汝开道，贯城以通汝路。」于是越军明日更从江出，入海阳，于三道之翟水，乃穿东南隅以达。越军遂围吴，守一年，吴师累败。遂栖吴王于姑胥之山。吴使王孙骆肉袒膝行而前，请成于越王，曰：「孤臣夫差，敢布腹心：异日得罪于会稽，夫差不敢逆命，得与君王结成以归。今君王举兵而诛孤臣，孤臣



惟命是听，意者犹以今日之姑胥，曩日之会稽也。若徼天之中，得赦其大辟，则吴愿长为臣妾。」勾践不忍其言，将许之成。范蠡曰：「会稽之事，天以越赐吴，吴不取；今天以吴赐越，越可逆命乎？且君王早朝晏罢，切齿铭骨，谋之二十余年，岂不缘一朝之事耶？今日得而弃之，其计可乎？天与不取，还受其咎。君何忘会稽之厄乎？」勾践曰：「吾欲听子言，不忍对其使者。」范蠡遂鸣鼓而进兵曰：「王已属政于执事，使者急去，不时得罪。」吴使涕泣而去。勾践怜之，使令入谓吴王曰：「吾置君于甬东，给君夫妇三百余家，以没王世，可乎？」吴王辞曰：「天降祸于吴国，不在前后，正孤之身，失灭宗庙社稷者。吴之土地、民臣，越既有之，孤老矣，不能臣王。」遂伏自杀。勾践已灭吴，乃以兵北渡江淮，与齐、晋诸侯会于徐州，致贡于周。周元王使人赐勾践，已受命号去，还江南，以淮上地与楚，归吴所侵宋地，与鲁泗东方百里。当是之时，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，诸侯毕贺。越王还于吴，当归而问于范蠡曰：「何子言之其合于天？」范蠡曰：「此素女之道，一言即合。大王之事，王问为实，金匱之要在于上下。」越王曰：「善哉！吾不称王其可悉乎？」蠡曰：「不可。昔吴之称王，僭天子之号，天变于上，日为阴蚀。今君遂僭号不归，恐天变复见。」越王还于吴，置酒文台， 臣为乐，乃命乐作伐吴之曲。乐师曰：「臣闻即事作操，功成作乐。君王崇德，诲化有道之国，诛无义之人，复讎还耻，威加诸侯，受霸王之功。功可象于图画，德可刻于金石，声可托于絃管，名可留于竹帛。臣请引琴而鼓之。」遂作章，畅辞曰：「屯乎，今欲伐吴可未耶？大夫种、蠡曰：吴杀忠臣伍子胥，今不伐吴人何须？」大夫种进祝酒，其辞曰：「皇天佑助，我王受福。良臣集谋，我王之德。宗庙辅政，鬼神承翼。君不忘臣，臣尽其力。上天苍苍，不可掩塞。觞酒二升，万福无极！」于是越王默然无言。大夫种曰：「我王贤仁，怀道抱德。灭讎破吴，不忘返国。赏无所， 邪杜塞。君臣同和，福佑千亿。觞酒二升，万岁难极！」台上 臣大悦而笑，越王面无喜色。范蠡知勾践爱壤土，不惜 臣之死，以其谋成国定，必复不须功而返国也。故面有忧色而不悦也。范蠡从吴欲去，恐勾践未返，失人臣之义，乃从入越。行，谓文种曰：「子来去矣！越王必将诛子。」种不然言。蠡复为书遗种曰：「吾闻天有四时，春生冬伐；人有盛衰，泰终必否。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，惟贤人乎！蠡虽不才，明知进退。高鸟已散，良弓将藏；狡兔已尽，良犬就烹。夫越王为人，长颈鸟啄，鹰视狼步。可与共患难，而不可共处乐；可与履危，不可与安。子若不去，将害于子，明矣。」文种不信其言。越王阴谋范蠡，议欲去徼幸。

二十四年九月丁未，范蠡辞于王，曰：「臣闻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，义一也。今臣事大王，前则无灭未萌之端，后则无救已倾之祸。虽然，臣终欲成君霸

国，故不辞一死一生。臣窃自惟乃使于吴王之辱。蠡所以不死者，诚恐谗于太宰嚭，成伍子胥之事，故不敢前死，且须臾而生。夫耻辱之心，不可以大，流汗之愧，不可以忍。幸赖宗庙之神灵，大王之威德，以败为成，斯汤武克夏商而成王业者。定功雪耻，臣所以当席日久。臣请从斯辞矣。」越王恻然泣下沾衣。言曰：「国之士大夫是子，国之人民是子，使孤寄身託号以俟命矣。今子云去，欲将逝矣，是天之弃越而丧孤也，亦无所恃者矣。孤窃有言，公位乎，分国共之，去乎，妻子受戮。」范蠡曰：「臣闻君子俟时，计不数谋，死不被疑，内不自欺。臣既逝矣，妻子何法乎？王其勉之，臣从此辞。」乃乘扁舟，出三江，入五湖，人莫知其所适。范蠡既去，越王愀然变色，召大夫种曰：「蠡可追乎？」种曰：「不及也。」王曰：「柰何？」种曰：「蠡去时，阴画六，阳画三，日前之神，莫能制者。玄武天空威行，孰敢止者？度天关，涉天梁，后入天一。前翳神光，言之者死，视之者狂。臣愿大王勿复追也。蠡终不还矣。」越王乃收其妻子，封百里之地，有敢侵之者，上天所殃。于是越王乃使良工铸金象范蠡之形，置之坐侧，朝夕论政。自是之后，计●佯狂，大夫、曳庸、扶同、如之徒，日益远，不亲于朝。大夫种内忧不朝，人或谗之于王曰：「文种弃宰相之位，而令君王霸于诸侯。今官不加增，位不益封，乃怀怨望之心，愤发于内，色变于外，故不朝耳。」异日种谏曰：「臣所以在朝而晏罢，若身疾作者，但为吴耳。今已灭之，王何忧乎？」越王默然。时鲁哀公患三桓，欲因诸侯以伐之；三桓亦患哀公之怒，以故君臣作难。哀公奔陞，三桓攻哀公，公奔卫，又奔越。鲁国空虚，国人悲之，来迎哀公，与之俱归。勾践忧文种之不图，故不为哀公伐三桓也。

二十五年，丙午平旦，越王召相国大夫种而问之：「吾闻知人易，自知难。其知相国何如人也？」种曰：「哀哉！大王知臣勇也，不知臣仁也；知臣忠也，不知臣信也。臣诚数以损声色，灭淫乐，说怪论，尽言竭忠，以犯大王，逆心拂耳，必以获罪。臣非敢爱死不言，言而后死，昔子胥于吴矣。夫差之诛也，谓臣曰：『狡兔死，良犬烹，敌国灭，谋臣亡。』范蠡亦有斯言。何大王问犯玉门之第八，臣见王志也。」越王默然不应。大夫亦罢哺其耳以成人恶。其妻曰：「君贱一国之相，少王禄乎？临食不亨，哺以恶何？妻子在侧，匹夫之能自致，相国尚何望哉！无乃为贪乎？何其志忽忽若斯？」种曰：「悲哉！子不知也。吾王既免于患难，雪耻于吴。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，尽九术之谋，于彼为佞，在君为忠，王不察也，乃曰：『知人易，自知难。』吾答之，又无他语，是凶妖之证也。吾将复入，恐不再还，与子长诀，相求于玄冥之下。」妻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种曰：「吾见王时，正犯玉门之第八也，辰克其日，上贼于下，是为乱，丑必害其良。今日克其辰，上贼下止。吾命须臾之间耳。」

· 越王复召相国，谓曰：「子有阴谋兵法，倾敌取国九术之策，今用三已破疆吴，其六尚在子，所愿幸以余术，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。」于是种仰天叹曰：「嗟乎！吾闻大恩不报，大功不还，其谓斯乎？吾悔不随范蠡之谋，乃为越王所戮。吾不食善言，故哺以人恶。」越王遂赐文种属卢之，种得又叹曰：「南阳之宰而为越王之擒！」自笑曰：「后百世之末，忠臣必以吾为喻矣。」遂伏而死。越王葬种于国之西山，楼船之卒三千余人，造鼎足之羨，或入三之下。葬七年，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，与之俱浮于海。故前潮水潘候者，伍子胥也，后重水者，大夫种也。越王既已诛忠臣，霸于关东，从琅邪，起观台，周七里，以望东海。死士八千人，戈船三百艘。居无几，射求贤士，孔子闻之，从弟子奉先生雅琴礼乐奏于越。越王乃被唐夷之甲，带步光之，杖屈卢之矛，出死士，以三百人为阵关下。孔子有顷到，越王曰：「唯，唯，夫子何以教之？」孔子曰：「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，故奏雅琴以献之大王。」越王喟然叹曰：「越性脆而愚，水行山处，以船为车，以为马，往若飘然，去则难从，悦兵敢死，越之常也。夫子何说而欲教之？」孔子不答，因辞而去。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，欲徙葬琅邪。三穿元常之墓，墓中生燂风，飞砂石以射人，人莫能入。勾践曰：「吾前君其不徙乎？」遂置而去。勾践乃使使号令齐、楚、秦、晋皆辅周室，血盟而去。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，勾践乃选吴越将士西渡河以攻秦。军士苦之，会秦怖惧，逆自引咎，越乃还军。军人悦乐，遂作河梁之诗，曰：「渡河梁兮渡河梁，举兵所伐攻秦王。孟冬十月多雪霜，隆寒道路诚难当。阵兵未济秦师降，诸侯怖惧皆恐惶。声传海内威远邦，称霸穆桓齐楚庄，天下安宁寿考长。悲去归兮何无梁。」自越灭吴，中国皆畏之。

二十六年，越王以邾子无道而执以归，立其太子何。冬，鲁哀公以三桓之逼来奔，越王欲为伐三桓，以诸侯大夫不用命，故不果耳。

二十七年冬，勾践寝疾将卒，谓太子兴夷曰：「吾自禹之后，承元常之德，蒙天灵之佑，神祇之福，从穷越之地籍，楚之前锋，以摧吴王之干戈。跨江涉淮，从晋齐之地，功德巍巍。自致于斯，其可不诚乎？夫霸者之后，难以久立，其慎之哉！遂卒。兴夷即位一年卒，子翁；翁卒，子不扬；不扬卒，子无疆；疆卒，子玉；玉卒，子尊；尊卒，子亲。自勾践至于亲，其历八主，皆称霸，积年二百二十四年，亲皆失，而去琅邪，徙于吴矣。自黄帝至少康十世，自禹受禅至少康即位六世，为一百四十四年，少康去颛顼即位四百二十四年

·  
黄帝 昌意 颛顼 禹 启  
太康 仲庐 相 少康 无余

无玉去无余十世 无 夫康 元常

勾践 兴夷 不寿 不扬 无疆

鲁穆柳有幽公为名。 王侯自称为君。

尊亲失琅邪，为楚所灭。勾践至王亲历八主，格霸二百二十四年。从无余越国始封，至余善返越，国空灭，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。

大德十年岁在丙午三月音注

越六月书成刊板十二月毕工